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二十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叢書要卷一萬九千五百四十三

集部

文選卷二十四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贈荅二

贈徐幹

五言

曹子建

良曰子建與徐幹俱不見用有怨刺之意故為此詩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

善曰夫日麗於天風生乎地而言飄者夫浮景駿奔倏焉

西邁餘光杳杳似若飄然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  
行白日薄西山銑曰白日喻君也驚風飄之忽歸西

山喻時去圓景光未滿衆星粲以繁善曰圓景月也論  
不可逐也

如正圓鄭玄毛詩箋曰景明也釋名曰望月滿之名也  
論語曰衆星共之廣雅曰粲明也銑曰圓景月也喻

道不明也衆星喻羣小邪人也繁多志士營世業小人  
也謂文帝不明羣小在位不用賢良

亦不閑聊且夜行游游彼雙闕間善曰論語子曰志士  
仁人無求生以害仁

孔叢子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翰曰志士  
君子也言小人各有所為我亦聊且於此閭代行游朝

闕之間夜行喻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善曰劉淵林  
君於閭朝也

文昌正殿名也廣雅曰鬱出也爾雅曰興起也地理書  
曰迎風觀在鄴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銑



曰迎風樓名言高如雲起過在天中也

春鳩鳴飛棟流焱激櫺軒

善曰爾雅曰扶

搖謂之飆郭璞曰暴風從上下者焱與飆同古字通櫺

窓間也徐幹齊都賦曰窓櫺參差景納陽軒長廊之有窓也濟曰鳩鳴飛棟喻小人得志處棟梁之地焱風

也風主教令也櫺軒階畔鈎欄也喻教令從下起而犯於上

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薇藿弗充虛皮褐猶不

全善曰蓬室士謂徐幹也蒼頡篇曰顧旋也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墨子曰古之人其為食

也足以增氣充虛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足也淮南子曰貧人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也向曰小人得志處

棟梁之地蓬室貧賤之士誠可憐惜謂徐幹也薇藿草菜名褐短衣言草菜之食不充飢虛皮褐短衣不能全

其體也  
忼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  
善曰說文曰忼慨壯不得志於心也鄭玄考功

記注曰

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

善曰寶以喻幹和氏喻知已也韓子曰楚

人和氏得璞王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王

相之玉人曰石也珣和氏左足成武王薨成王即位和

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珣其右足成王薨文王即位和

乃抱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

遂名曰和氏之璧珣音剛孔安國尚書傳曰愆過也

翰曰寶弃謂徐幹也昔者和氏獻玉於楚王王以為非

玉而罪之非和氏之愆言彈冠俟知已知已誰不然善

賢才不見用乃君之過也彈冠俟知已知已誰不然善

言欲彈冠以俟知已知已誰不同於棄寶而能相屬乎

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

蕭朱結綬王貢彈冠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伸乎知

己銑曰志所望彈冠者待知已知已入仕也而今知已皆

見棄致則與幹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善曰良田膏

同故云誰不然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善曰良田膏

無晚歲多豐年喻必榮也漢書曰翟義請陂下良田國語子餘曰君若膏澤之使能成嘉穀毛詩曰豐年穰穰

良曰良田雖晚無不獲者膏澤屢降必有亮懷璵璠豐年言幹有美德以當見用無以晚歲為意

美積久德逾

五臣

宣

善曰爾雅曰亮信也蒼頡篇曰懷抱也左氏傳曰季平子行東野還

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歛杜預曰璵璠美玉君所佩也璵音餘璠音煩濟曰宣通也信懷良玉之美彌

久之歲道愈通也

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

善曰莊子曰親交益疏孔安國尚書

傳曰敦厚也又曰申重也翰曰敦重也言榮衰不常有才者必達也但保交親義重餘復何言也

贈丁儀

五言

誤也魏

略曰

丁儀字正禮太祖辟儀為掾

向曰魏志云儀有文才子

建贈以此詩有怨刺之意也

曹子建

卷二十四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

善曰漢書孝武傷李夫人賦曰桂枝落而銷亡銑曰喻

小人道長從微起也

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

善曰楚辭曰淑凝霜之紛紛字書曰

凝冰堅也玉除階也說文曰除殿階也西都賦曰玉除形庭又曰脩塗飛閣

翰曰依覆除庭也履凝霜至於

堅冰謂陰謀漸長也清風飄飛閣喻教令自下而上也

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

善曰廣雅曰八月浮雲不歸左氏傳曰凡雨自三日已往為霖

良曰謂陰陽不和故雲不歸山而霖雨成川

澤也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

毛詩曰帥時農夫黍稷委死於田中農夫何所得也

濟曰霖雨久滯

在貴多忘賤為恩

誰能博

善曰言俗之常情也也賤自謂也博廣也言為恩不能廣也

向曰在貴謂文帝

狐白

足禦

五臣作御

冬馬念無衣客

善曰言服狐白者不念無衣以喻處尊貴者多忘貧賤也

晏子春秋曰齊景公之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坐

於堂側謂晏子曰雨雪三日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

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公曰善遂出裘發粟楚辭曰無

衣裘以禦冬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翰曰景公

事同善注此意謂文帝衣裘

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

自足而不念下人之無衣也

善曰言延陵不欺於死而況其生者乎故已思慕之冀

異於俗也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

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

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

樹而去廣雅曰惜愛也

濟曰言思慕延陵季

子其寧

子心許徐君寶劍我與爾交亦如之非所愛惜

爾心親交義不薄

銑曰寧安也謂儀云子當安其心交親之義不薄也

贈王粲

五言

曹子建

端坐苦愁思攬

五臣作攬

衣起西游

善曰古詩曰攬衣起徘徊良曰王粲在西故

起西游

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

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善曰鴛鴦喻粲也毛萇詩傳曰鴛鴦匹鳥也楚辭曰

覽可與今匹儔言願執鳥而無輕舟以喻己之思粲而無良會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戰國策蘇代曰水浮

輕舟向曰求匹儔謂思王粲無輕舟言

與粲阻越如川廣無舟數惜不可濟也

欲歸忘故道

顧望但懷愁

善曰傅毅七激曰無物可樂顧望懷愁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

悲風鳴

我側義和逝不留

善曰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又曰吾令義和彌節兮王逸曰義和日御也

墨子曰時不可及日不可留

翰曰逝往也

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

善曰

以喻太祖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

齊曰重陰謂雨露以喻天子也天子潤於萬物何懼思澤不周

誰令君多念自

五臣作遂

使懷百憂

善曰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多有思念自懷百憂也君子謂王粲也

又贈丁儀王粲

五言 善曰集云答丁敬禮王仲宣翼字敬禮今云儀誤也

曹子建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漢書弘農縣故秦

函谷關毛詩曰驅馬悠悠

山岑

五臣作峯

高無極涇渭揚濁清

善曰毛萇詩傳曰涇

渭相入而清濁異向曰涇水濁渭水清

壯哉帝王居住麗殊百城

善曰漢書曰高

祖南過曲逆曰壯哉縣高誘戰國策注曰佳大也麗美也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威邁百城

銑曰謂西

京壯麗殊異於天下百郡之城

負闕出浮雲承露槩泰

五臣作太

清

善曰西京賦曰

園闕竦以造天淮南子曰魏闕之高上際青雲西都賓曰北仙掌以承露廣雅曰北靡也槩與北同古字通

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太寧濟曰負闕闕名出浮雲高也承露盤以承露者槩平太清天也

皇佐揚

天惠四海無交兵

善曰皇佐太子也邊讓章華賦曰建皇佐之高勲飛仁聲之顯赫左氏傳



歲尹克黃曰君天也家語孔子曰君惠臣忠楚漢春秋  
吳廣說陳涉曰王引兵西擊則野無交兵 翰曰皇佐

太祖也能闡揚天子之惠 權家雖愛勝全國為令名 善

四海皆服故無兵相交也

權家兵家也史記曰呂尚其事多兵權與奇計孫子兵  
法曰用兵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左氏傳子產曰令名

德之與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今聞也 良曰 君子在末  
權家謂兵法言雖愛戰勝而全國為上也

位不能歌德聲 善曰君子謂丁王也琴操曰古者君子  
在位役不踰時德聲謂太祖令德之聲

也 向曰言人在卑位不 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  
能歌其德聲謂丁王二君

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善曰言歡怨雖殊俱非忠貞之  
則惟有中和樂職誠可謂經也漢

書王褒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如淳曰言王政中  
和在官者樂其職鄭玄周禮注曰經法也 銑曰丁儀

時為太祖掾王粲為侍中儀常怨職卑故曰怨在朝也  
後植不得立為太子粲亦免官在家故曰歡自營也營  
謂營生也翰曰貞正則法誠信經常也謂二  
君各為歡怨非忠正之法中和自保信可常也

### 贈白馬王彪

五言 善曰魏志曰楚王彪字朱虎  
武帝子也初封白馬王後徙封楚集

曰於園城作又曰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  
城王與植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  
薨至七月植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  
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每恨之蓋以大別在  
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馬憤而成篇  
濟同善注植發憤遂賦此詩以贈之

### 曹子建

###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  
後宮出入之門吾常怪謁帝

承明廬問張公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  
毛詩曰逝將去汝舊疆鄆城也時植雖封雍丘仍居鄆

城翰曰承明門名逝  
往也疆謂王所處也

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

善曰陸機

洛陽記曰首陽山在洛東北去洛二十里  
向曰清晨日未出時皇邑帝都也首陽山名

伊洛廣且

深欲濟川無梁

善曰楚辭曰道壅塞而不達江河廣而  
無梁銑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

情如欲濟川  
無橋梁也

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

善曰國語曰秦  
汎舟于河西京

賦曰起洪濤而揚波  
洪濤心危懼也東路所往之東路濟曰汎舟越

顧瞻戀城闕引領

情內傷

其一善曰毛詩曰顧瞻周道又曰在城闕兮左  
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楚辭

曰永懷  
今內傷大善作

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

潦浩縱橫

善曰薛綜東京賦注曰太谷在洛陽西南風俗通曰泰山松樹鬱鬱蒼蒼魏志曰黃初四

年七月大雨伊洛溢流毛萇詩傳曰行淹流潦也翰

曰大谷所謂經行之大谷寥廓廣遠也霖雨泥我塗亦

比事阻難如之也雨水曰潦

浩縱橫言其多也鬱茂也

中達絕無軌改轍登高岡

善曰毛詩曰肅肅兔置施於中達廣雅曰軌迹也良

曰達道也既多泥阻而絕車跡改此轍跡登其高岡而

行脩坂五臣作陂造雲日我馬元以黃其二善曰毛詩曰陟

萇曰元馬病則黃向曰脩長造至元黃猶能進我思

也言至雲日者阪高也元黃馬病也

鬱以紆善曰楚辭曰願假簧以舒憂志紆鬱其難釋王

逸曰紆屈也鬱愁也翰曰鬱紆愁思繁也

鬱紆將難進五臣作和念親愛在離居善曰楚辭曰將以遺

分離居銑曰親愛

和念

親愛在離居

銑曰親愛

謂兄

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

善曰毛萇詩傳曰偕俱也濟曰本圖相與同

往而中間不

能俱遂此志鵠梟鳴衡柅豺狼當路衢

善曰鵠梟豺狼以喻小人也毛

詩曰懿厥哲婦為鵠為梟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狸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放乎路衢何

休注曰路衢郭內衢也銑曰鵠梟惡鳥鳴為人妖者豺狼惡獸志害物者衡柅車轂也鳥獸喻小人讒佞志

在相害若鳴於車上當於路衢也謂在道不許同其宿止之處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

疎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廣雅曰間毀

也翰曰謂文帝信

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跼蹐

其三善曰楚

辭曰攬駢轡而下節毛詩曰搔首踟蹰向曰言在朝讒人既多欲還無路且攬轡而止跼蹐未進也

跼蹐

踟亦何

善本作可

留相思無終極

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嗟若是欲何留也秋

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

善曰蔡邕月令章句曰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

也

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

善曰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又曰日杳杳而西頽

良曰蕭條草木衰落貌匿藏也

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

善曰毛詩曰翩翩者騅厲

疾貌

銑曰喬高也

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

善曰尚書曰不

翩翩飛

貌厲整也

遑暇食

善曰尚書曰不

遑暇食

翰曰

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其四善曰廣雅曰感傷也

索求遑暇也

古詩曰感物懷所思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楚辭曰

長太息以掩涕

濟曰見此歸鳥孤獸皆求羣侶而我

獨與兄弟離隔感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

此傷懷而為歎息

善曰鄭玄周易注曰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

善曰鄭玄

命所受天命也楚辭曰屬天命而委之咸池王逸曰咸池天神也古詩曰同袍與我違毛萇詩傳曰違離也謂不耦

# 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

善曰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生任城王彰陳思

王植左氏傳曰鄭罕駟豐同生杜預曰罕子皮駟子哲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也漢書武帝詔曰梁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向曰同生謂兄弟一往形不歸謂任城王死也孤魂翔故域

## 靈樞寄京師

善曰漢書貢禹上書曰骸骨棄捐孤魂不歸翰曰翔飛也故域謂任城郡

存

# 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

善曰漢書

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薤露歌曰薤上零露何易晞毛萇詩傳曰晞乾也良曰存者忽忽且復過於目前亡沒則身衰沒也向

日言人在一世若日照朝露其乾在須臾年在桑榆間

影響不能追

善曰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仲長子昌言

曰捷疾疾馳影響人間也銑曰言人年衰老若日在桑榆將沒如影響不可追也

自顧非金石

吐兀喏

子令心悲

其五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古詩曰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說

文曰吐叱也聲類曰喏大呼也言人命叱呼之間或至天喪也濟曰言身非金石之堅吐喏大驚歎聲心

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恩愛

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

疇

然後展殷勤

善曰鄧析

子曰遠而親者志相應也分猶志也毛詩曰抱衾與裯毛萇曰衾被也鄭玄曰裯床帳也幃與裯古字同翰

曰丈夫志在四海雖別萬里如比鄰而居盖自勉強之辭良曰苟且虧失也言恩愛情長不虧失雖居遠而



分義日親何必共被  
同帳然後申殷勤

憂思成疾疾無乃兒女仁

善曰毛詩曰心

之憂矣疾如疾首史記曰呂公謂呂媼曰非兒女之所  
知又韓信謂漢祖曰項王所謂婦人之仁也向曰苦

憂思成其疾疾乃兒女之仁心非丈夫之節也

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其六善

曰李陵書云前書倉卒骨肉謂兄弟也蘇子卿詩云骨肉緣枝葉古詩云輶軒長苦辛銑曰然而倉卒分離

復有死者能不懷苦辛之心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

松子久吾欺

善曰班固楚辭序曰帝閭處妃虛無之語論衡曰傳稱赤松王喬好道為仙度世不

死是又虛也魏武帝善哉行曰痛哉世人見欺神仙  
向曰吉凶壽考不定使人疑之濟曰託志虛無求列

仙之道赤松子變故在須臾百年誰能持

善曰漢書谷永曰三郡所

奏皆有變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也禮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鄭玄曰斯須猶須臾也古詩曰生年不滿百呂氏春秋曰人之壽久不過百濟曰佞臣讒邪變故當在須臾百年之生誰能復持離別

永無會執手將何時

善曰蔡琰詩曰念別無會期毛詩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良曰吉

凶難知執手叙情復將何時也

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

善曰七發曰太子玉體不

安東觀漢記太子執報桓榮書曰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尚書曰詢茲黃髮銑曰

王謂白馬王也玉體謂身也美言之故曰玉黃髮期謂壽考也

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

辭

其七善曰韓詩外傳曰孫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於策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向

曰即猶就也援猶引也

贈丁翼

五言 善曰文士傳曰翼字敬禮儀之弟也為黃門侍郎 翰曰翼少有才姿博學

植贈此詩以勗厲之為大度之意

曹子建

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厨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填滿也毛詩曰我有嘉賓又曰在城

闕兮 豐美膳食也

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

善曰論語子曰二三子以我為

隱乎吾無隱乎爾毛詩曰俟我于城隅 良曰隅即角也

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

善曰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徵歌錄曰美女篇齊瑟行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甚富其民莫不吹竽鼓瑟說文

曰謳齊歌也

濟曰秦女善秦箏秦在西路故

有來不

云西氣齊女善鼓瑟齊在東故云東謳謳歌也

有來不

虛歸觴至反無餘

向曰肴膳觴酒也言不虛歸反無餘者必盡之也

我豈狎異

人朋友與我俱

善曰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爾雅曰狎習也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

也 翰曰言豈獨親狎貴游之

異人而朋友亦與我俱樂矣

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

珠

善曰禮斗威儀曰其君乘金而王則江海出大貝明珠 銑曰言多良材如海中之出明珠甚多矣

君

子義休侍

五臣作待

小人德無儲

善曰言君子之義美而且具小人之德寡而無儲也

說文曰侍待也一曰具也儲謂蓄積之以待無也 良曰言君子有義而美則待用於時小人縱有小德不能

儲蓄發於辭色以自為大也

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須

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孔安國尚書傳曰須待也

濟曰而能守之

榮則立可待也不能守之枯亦立可見也 翰同濟注 滔

蕩固大節時俗多所拘

善曰淮南子曰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又曰曲士不可與語至

道拘於俗而束於教固堅也而時俗之人多

所拘束小節

君子通大道無

願為世儒

善曰論衡曰說經者為世儒當通達大道無為時儒之教以自局促其志

向曰言君子

贈秀才入軍五首

四言善曰集云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劉義慶集林曰嵇熹

字公穆舉秀才

嵇叔夜

銑曰康之從弟秀才入軍贈以此詩不知其名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

善曰毛詩曰良馬四之又曰君子之馬既閑且馳鄭玄曰閑習也廣

雅曰麗好也揚雄反騷曰素初貯厥麗服兮翰曰麗服軍戎之服有光暉也

左攬繁弱右接

忘歸

善曰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兕於雲夢翰曰繁弱弓名忘歸矢名

風馳電

五臣逝躡景

作影

追飛

善曰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雜襲並至孫該琵琶賦曰飄風

電逝舒疾無方七啓曰忽躡景而輕驚

向曰逝往也言士卒如風電之速躡影謂捕影也追飛謂逐飛鳥也

此皆言凌厲中原顧盼生姿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登句注以凌厲廣雅曰凌馳也厲上

疾也也風俗通曰顏色厚所顧盼若

攜我好仇載我輕車

善曰毛詩

曰君子好仇濟曰仇匹

南凌長阜北厲清渠

善曰廣雅曰凌乘也

王逸楚詞注曰厲度也

仰落驚鴻俯引淵魚

銑曰謂行軍田獵也盤

于游田其樂只且

子余切

善曰西京賦曰盤于游畋其良曰盤猶樂也只且助辭也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

良曰迅疾邁行也

春木載榮布葉垂陰

良曰

載則也

習習谷風吹我素琴

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秦嘉婦徐氏書曰芳香既珍素琴

又好 濟曰谷風

咬咬黃鳥顧疇弄音

善曰毛詩曰交交黃鳥

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

向曰咬

感悟馳情思我所

欽

善曰古詩曰馳情整巾帶

濟

心之憂矣永嘯長吟

善曰毛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杜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

善曰毛詩傳曰畿疆也

畿

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灑

士

山鳥羣飛

善曰

聲儀曰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上林賦曰澆澆賈墜  
劉向七言曰山鳥羣鳴我心懷向曰萋萋盛貌奮起

也澆澆魚聲駕言出遊五臣作日夕忘歸善曰毛詩曰駕

龍游水聲日將暮兮思我良朋如渴如飢五臣作饑善曰毛詩  
日將暮兮思我良朋如渴如飢日每有良朋曹植責躬

詩曰遲奉聖顏如渴如飢願言不獲愴矣其悲善曰張

銑曰良朋謂秀才也願言不獲終然永思曹植責躬詩曰心之云慕愴矣其  
悲也向曰獲得也願言見秀才不得故愴然而悲之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善曰蘭圃蕙圃也毛詩曰之子于

華山山有光華也銑曰息師徒流磻波平臯垂綸長

於蘭圃圃園秣飼也華山山名流磻波平臯垂綸長

川善曰說文曰磻以石著綴也鄭玄毛詩箋曰釣者以

絲為之綸翰曰流磻箭鏃也綸釣絲也流箭平臯之



澤垂釣於長川謂  
軍息而漁獵也

目送歸鴻手揮五絃

善曰漢書曰周亞夫超出上以

目送之歸

田賦曰彈五絃

俯仰自得游心太

善本作

玄

於妙指

翰曰五絃琴也

善曰楚辭曰

道也淮南子曰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

一矣良曰嘉彼釣叟得魚忘筌善曰莊子曰莊子釣

太玄大道也

於濮水之上又曰筌

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得兔也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吾焉得夫忘言之

人而與之言哉濟曰叟老也得魚忘筌謂其郢人逝

矣誰與盡言

善曰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

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聲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當試為寡人為之匠石

曰臣則當能斷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  
向曰今秀才與我得妙道相信如此今將往矣誰可與盡言也

閒夜肅清朗月照軒

善曰舞賦曰夫何皦皦之閒夜明月列以施光徐幹齊都賦曰軒長

廊之有微風動袿

閨

組帳高褰

善曰方言曰袿謂之褰音圭袿或為幃禮曰幕

人掌帷帝綬組所以繫帷也王逸楚辭注曰以幕組結束玉璜為帷帳也良曰袿衣裾也組所繫帳者褰舉

也  
旨酒盈樽

五臣作樽

莫與交歡

善曰毛詩曰旨酒欣欣漢書曰郭解入關賢豪爭交

歡翰曰旨美也莫與交歡謂秀才不在此也  
鳴琴在御誰與鼓彈

善曰毛詩曰琴瑟在

御莫不靜好齊曰御用也鼓亦彈也

仰慕同趣其馨若蘭

善曰六韜曰同好相趣薛

綜西京賦注曰趣猶意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蘭向曰仰慕秀才同於此趣則相美如蘭之馨佳人

不在

五臣作存能不永歎

平聲

善曰

楚辭曰聞佳人兮名

予毛詩曰假寐永歎

謂秀才

## 贈山濤五言

### 司馬紹統

善同銑注馬彪字紹統

銑曰臧榮緒晉書云司馬

山濤為吏部侍郎而紹統未仕故贈以此詩欲濤薦也

### 苕苕椅桐樹寄生於南岳

善曰椅桐彪自喻也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馬融琴

賦曰惟椅梧之所生在衡山之峻陂

向曰椅桐中為琴瑟此彪自託

### 上凌青雲霓下臨

千仞谷

善曰蒼頡篇曰凌侵也呂氏春秋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良曰

樹高極上入於雲中霓亦雲也

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

善曰毛詩序曰孤危將亡

漢書賈山上書曰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濟曰孤危謂生幽遠無平居寄足之地也

昔也植朝陽

傾枝俟鸞驚

勛角切

善曰毛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

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鸞鳳屬神鳥也

銑曰也語助辭言昔久已來植育於朝陽之和氣而

傾枝以待鳳凰謂鳳凰非梧桐不栖自言育德藏器傾心待時而入事君也鸞鳳也鸞亦鳳類通言之也今

者絕世用人

善作

倥

口倥子

見迫束

善曰新語曰梗梓仆則為世用楚辭曰悲

余生之無歡兮愁倥偬於山陸王逸曰倥偬困苦也翰曰今絕於代人所常用常在孤危之地故倥偬迫束常

不安也

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

善曰班匠及牙曠皆喻執政也墨子曰公輸般

為雲梯鄭玄禮記注曰般伎巧者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杜樹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鄭玄毛詩箋

曰顧視也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

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向曰匠人不知我材且不

相顧牙曠不知我音亦不收錄言堪為琴瑟雅器

焉得成琴瑟何由揚妙曲

善曰

桓子新論曰黃門工鼓琴者有任貞卿虞長倩能傳其度數妙曲遺聲濟曰木不逢匠人牙曠必不成琴瑟

不揚妙曲則比我有材不遇時用安得立功立事也

冉冉三光馳

五臣作遲

逝者一何

**速**善曰廣雅曰冉冉進也淮南子曰夫道含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論語曰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良曰冉冉漸進貌言漸進而馳走時之往者一何速哉數恐不及時也

中夜不能

寐撫劍起躑躅

善曰毛詩曰耿耿不寐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說文曰躑躅任足也躑躅

與躑躅同

翰曰劍謂常佩之者夜起撫之而行躑躅不進貌

感彼孔聖歎哀此年命

促善曰春秋說題辭曰天嘗有血書魯端門作法孔聖沒周室亡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人理促

如斯故感此哀年命短促志願從仕者

卞和潛幽冥誰

能證竒璞

善曰韓子曰卞和抱璞而哭於楚山之下向曰卞和知玉者若潛隱於幽冥雖有竒玉

之璞誰證之也人雖有良材無媒難以進也

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

善曰神龍

喻濤也山海經曰赤水之山有神人面蛇身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

翰曰假託神龍以喻

山濤欲使薦而用之故云願神龍揚其光

暉以相照燭鍾山有燭龍能照其萬物

荅何劭二首

五言

張茂先

良曰何劭字敬祖贈華詩則此詩之下是也贈荅之體則贈詩當為先今以荅

為先者蓋依前賢所編不復追改也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

善曰班彪與金昭卿書曰遠在東垂吏道迫促鵬鳥賦曰

愚士繫俗窘若囚拘向曰吏道謂理人之 纓綏儒為

微纓文憲焉可踰

善曰纓綏制人同於微纓國之文憲豈可踰乎禮記曰冠綏纓鄭立曰綏

纓飾也周易曰繫用微纓孔安國尚書傳曰憲法也

法踰也 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

善曰廣雅曰恬靜也蒼頡篇曰曠疏曠也銑

曰恬曠閒暇也

良朋貽新詩示我以游娛

善曰毛詩曰每有良朋徐

賦曰雖遊娛以愉樂

良曰貽遺娛樂也

穆如灑清風

煥善作

若春華敷

善曰毛詩曰吉父作頌穆如清風淮

藻如春華濟曰穆和敷布也言敬祖之所贈

自昔同

寮案於今比園廬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惠帝即位劬為太子太師又曰武帝崩華為太子少

傳然考乎其時事正相接故曰同僚也左氏傳曰先窳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吾嘗同僚敢不盡心

乎爾雅曰采僚官也南都賦注曰園廬舊宅

衰疾

善作

近辱殆

五臣作

庶幾並懸輿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已已衰



老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安車傳子傳孫也 翰曰衰暮之

年近於危辱之事將欲庶幾以就懸車致仕之道也與車也

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

渠

善曰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冠所束也重陰木林之陰策杖相抱於清渠之上

銑曰散髮言不為

屬耳聽鶯鳴流目翫儵

由魚

善曰毛詩曰耳屬于垣鄭玄曰屬耳於壁聽之又儀

禮注曰屬注也毛詩曰鶯其鳴矣思玄賦曰流目眺夫衡阿翫猶悅也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 向

曰屬傾也儵小魚也

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

善曰漢書疎廣曰此金者聖主所以

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良曰餘

日謂殘年也桑榆日晚亦比年老之稱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

善曰洪鈞大鈞謂天也大塊謂地也言天地陶化萬類而

羣生稟受其形也鵬鳥賦曰大鈞播物廣雅曰陶化也河圖曰地有九州以苞萬類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

我以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羣生和而萬物殖翰曰洪鈞造化也陶猶作也萬類

萬物也大塊自然也言萬物皆造化所作羣生稟自然而成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

形善曰劉歆遂初賦曰非積習之生常固明闇之所別老子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王弼曰凡物輕不能載

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為輕根靜必為躁君濟曰人性明闇有異緩速各殊靜

緩躁也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

操未有如子卿者也呂氏春秋曰功名大立天也濟曰有識自三十成立之後本謂志不在馳逐功名也

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

善曰

楚辭曰漢虛靜以恬

忝

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

善曰

白日既西傾

以喻

年老也

洛

君祿媿荷天子以才輕位重是以過

道長

苦智短責重

任又年將衰暮矣故云白日已西傾

翰曰忝辱

困才輕

善曰論語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呂氏春秋曰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每舉必危范曄後漢書劉寬曰任重責大憂心如醉曹植上表曰爵重

才輕向曰道長謂道遠也言國家以我為任重道遠

苦智慮淺短不當其人心雖求成重事困於才輕常不

求也責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

善曰論語孔子云周

不能者止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

之賢人也規戒也言其云陳力就列謂此言明且清也

負乘為我戒夕惕坐自驚

善曰周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又曰夕惕若厲孔安國尚書傳曰惕懼也翰曰負負擔也小人之事乘乘車也君子之事使小人為君子之事難以安之故華自謙比小人居重位為我戒也是用感嘉貺寫心出中誠發篇

雖溫麗無乃違其情

善曰感猶荷也魏文帝書曰嘉貺益腴西都賓曰啓發篇章漢書曰

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廣雅曰違背也向曰貺思誠志也言華感何劭善賜其詩今使華傾寫心事出於中志作此答篇然何劭所贈是答發茂先則雖章句溫麗而今俱在朝廷尚未即隱遁是違其情也

贈張華

五言

何敬祖

良曰臧榮緒晉書云何劭字敬祖姿望甚長者博學多聞善篇章為太子師與

華相善也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

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淮南子曰二者代謝

舛馳周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淮南子曰陰陽羸縮卷舒淪於不測

向曰謝去也懸象日月也迭遞也

卷舒猶往來也

暮春忽復來和風與節俱

善曰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習

習谷風毛萇詩傳曰習習和舒之貌揚泉物理論曰春氣騰其風溫和

銑曰與節俱至也

俯臨清

泉涌仰觀嘉木敷

善曰西都賓曰嘉木樹庭濟曰敷布也春水初泮故泉涌正可臨翫嘉

木布其華也

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吳滅封張華廣武侯

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翰曰周旋謂周流也陋  
圃謂敬祖之園華居在西故云西瞻也華封爵廣武侯

故曰廣武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  
善曰毛萇詩傳曰

盧廬宅也有謂富無謂貧  
良曰華好儉雖有貴位  
**鎮俗在簡約樹塞焉足摹**  
善曰

不傲於人是存無也  
曰簡則易從廣雅曰約儉也論語曰或問管仲知禮乎  
孔子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  
向曰理俗在簡

約節儉之道焉摹學管  
**在昔同班司今者並園墟**  
善曰

氏樹塞門也鎮理也  
先荅何劭詩曰自昔同寮家于今比園廬臧榮緒晉書

曰惠帝即位劭為太子太師又曰武帝崩華為太子少  
傳然考乎其時事正相接故曰同寮也  
銑  
**私願偕黃**

曰昔魯連官今復並居也墟庭落之通言  
**髮逍遙綜琴書**  
善曰尚書曰詢茲黃髮王肅周易注曰

**綜理事也**  
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

暢翰曰偕俱也黃髮老壽也逍遙得性也綜猶理也

舉爵茂陰下攜手共躊躇

善曰韓詩曰搔首躊躇薛君曰躊躇躑躅也齊曰爵酒杯舉於林木茂陰之下躊躇緩步也

奚用遺

形骸忘筌在得魚

善曰莊子曰申徒兀者謂子產曰吾與夫子游十有九年矣而未嘗知吾

兀者也今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莊子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向曰何用遺忘形骸但自相得意如得魚忘筌也

贈馮文罷遷斥

昌丘令

四言外兵郎馮文罷集云文罷

為太子洗馬遷斥丘令贈以此詩闕駟十三州記曰斥丘縣在魏郡東八十里

陸士衡

於安皇聖世五臣作代時文惟晉

善曰毛詩曰於皇時周周禮栗氏量銘曰時文思索

鄭玄曰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為人立法也銑曰於美也言美皇聖代時有文德以和天下者惟是晉道

也受命自天奄有黎獻善曰謂武帝也毛詩曰有命自天生我文王又曰奄有四方毛

萇曰奄大也尚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閭闔既闢承

孔安國曰黎衆也獻賢也良同善注閭闔既闢承

華再建善曰謂惠帝也晉宮闔名曰洛陽城閭闔門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在太宮東薄室門外中有

承華門再建謂立愍懷太子國儲以對閭闔故謂之再

也濟曰閭闔天門也闔闢也言晉受命自天故天門開也承華太子門名言太子明明在上有集惟彥其一善

經廢復立故云再建建立也明明在上有集惟彥其一善

曰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向曰明明美

稱在上謂天子能集用晉彥在於左右惟辭也奕奕馮



生括問

五臣作門

近迪

善曰方言曰自關而西凡美容謂之奕奕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諸孔

安國曰迪蹈也言信蹈行古人之德翰曰奕奕美盛貌馮生則文麗也哲智允信迪道也言智信之道而為

太子洗馬天保定子靡德不鑠

善曰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秦美新曰鑠德懿和

之風爾雅曰鑠美也良曰保安靡無鑠盛也邁心玄

曠矯志崇邈

善曰爾雅曰邁行也王逸楚辭注曰矯舉也爾雅曰崇高也銑曰邁行玄美曠大

矯舉崇高邈遠也言所遵彼承華其容灼灼

其二善

桃之天天灼灼其華濟曰遵奉也承華太子嗟我人

斯戢翼江潭

善曰毛詩曰嗟我懷人又曰彼何人斯又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楚辭曰游於江潭

向曰斯謂馮也戢斂也如鳥之有命集止翻五臣飛

斂翼於江潭文麗吳人故云此也有命集止善曰周易曰大君有命毛詩曰有命既集又曰翻

自南飛惟鳥又曰凱風自南翰曰天子有命集止於

帝京翻飛出自幽谷及爾同林善曰謂俱為洗馬也臧

往南而來機為太子洗馬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良曰雙

如鳥出於幽谷之中相與同林謂士衡亦為洗馬

情交映遺物識心其三善曰映猶照也銑曰交映

謂相明也遺物識心謂得意忘言

人亦有言交道實難有類者弁千載一彈善曰毛詩

言靡哲不愚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後有隙故世以交為

難也毛詩曰有類者弁實惟伊何毛萇曰類弁貌也弁

皮弁也漢書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杜預左氏傳注曰

弁亦冠也故通言之齊曰類冠也弁亦冠也千載一

聖人出聖人既出是以彈冠求仕則王  
陽在位貢禹彈冠言相與交情如此  
今我與子曠世

齊歡

善曰言我及子雖與王貢曠世而實齊其歡也班固議曰以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廣雅曰曠遠也

翰同

善注利斷金石氣惠秋蘭

其四善曰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

如蘭

翰曰金石至堅也言交情之堅利又能割羣黎斷金石堅甚也惠美也言相美之氣如秋蘭之香羣黎

未綏帝用勤止

善曰毛詩曰羣黎百姓長楊賦曰羣黎為之不康詩曰文王既勤止向曰綏

安勤勞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善曰毛詩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曰肆陳也陳

其功烈也漢書曰縣大率百里其人稠則盛稀則曠也

銑曰我謂帝也肆置也帝求明德之人置於百里之

職謂縣令也

僉曰爾諧俾民是紀

善曰尚書僉曰垂哉帝曰汝諧毛詩曰四方是維俾

民不迷鄭元毛詩箋曰以網罟喻為政理之為紀也  
濟曰僉皆諧和也爾謂馮君俾使也言羣臣皆云罷可

諧和其政理使斥丘乃眷北徂對揚帝祉其五善曰  
之人是謂紀綱也

西顧又曰對揚王休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向曰  
徂往也乃眷北往謂斥丘在北對答闡揚天子之美祉

美疇昔之游好合纏綿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  
也疇昔之游好合纏綿子為政毛詩曰妻子好合張升

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思好庶借曰五臣未給五臣亦既  
蹈高蹤良曰纏綿密貌

三年善曰毛詩曰借曰未知亦既抱子翰曰借曰假  
日也洽猶足也言王事無假常假日而游尚未為

足亦已居陪華幄出從朱輪善曰應璩與趙叔潛書曰  
三年也

彪續漢書曰皇太子安車朱班輪銑曰居謂常在朝  
之時陪侍太子華幄幄坐帳朝羣臣也太子出則乘朱

輪方驥齊鑣比迹同塵

其六

善曰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南都賦曰駉驥齊鑣范曄

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

其光同其塵 銑曰方並驥馬也鑣馬轡言常相與並

轡齊鑣連迹 之子既命四牡項領

善曰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

而 又同塵也 之子既命四牡項領

善曰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

軌高騁

善曰四子講德論曰未若遵塗之疾也鄭玄考功記注曰軌謂轍也

翰曰騰疾行也軌跡騁

馳慶雲扶質清風承景

善曰廣雅曰質軀也影也言如慶雲清風望美之也

良曰景

又言疾也 嗟我懷人其邁惟永

其七

善曰毛詩曰嗟我懷人毛萁曰懷思也良曰邁

行永長也 否泰有

善作

殊窮達有違

善曰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列子西門子謂北宮

子曰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與賈逵國語注曰違異也良曰時陸公免官居家故云殊違也

及子春華後爾秋暉

善曰言否泰殊流窮達異轍今雖

盛也春華喻少年秋暉喻老成也蘇武詩曰努力愛春華翰曰與子少壯時同官故云春華今已俱老亦有

暉逝將去我陟彼朔陸

善作垂善曰毛詩曰逝將去汝又曰陟彼高岡朔垂斥丘也

爾雅曰朔北方也說文曰垂遠邊也濟曰逝往陟升朔北垂邊也言馮公既往將離去我升彼北邊謂斥丘

也非善作子之念心孰為悲

其八向曰非子交親使悲我思念則我心誰能使悲

荅賈長淵

五臣作謚四言并序善曰王隱晉書曰賈謚字長淵

陸士衡

余昔為太子洗馬

善曰漢書曰太子屬官有先馬如淳曰前駑也先作洗也

魯公

善無

此二字

賈長淵以散騎常侍侍

善無一侍字

東宮積年

善曰高誘呂氏

春秋注曰東宮太子所居詩曰東宮之妹向曰賈謐任散騎常侍侍太子謐食封於魯

余出補吳

王郎中令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吳王晏字平度武帝第二十三子封吳又曰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

郎中令也

銑曰吳王武帝

元康六年入為尚書郎

善曰

子封於吳郎中令王府官名臧榮緒晉書曰機為尚書中兵郎

魯公贈詩一篇作此詩答之云爾

臣五

無云爾字

伊昔有皇肇濟黎蒸

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曰發語辭也毛詩曰有皇上帝毛萇曰皇

君也封禪書曰覺悟黎蒸翰曰肇始也有皇謂三皇黎蒸衆庶也先天創物景命是膺

善曰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周禮曰智者創物毛詩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毛詩曰戎狄是膺

毛萇曰膺當也翰曰先猶遵也創始景大膺當也言尊奉天時始化萬物大命是當乃為人主也降及

羣后迭毀迭興

善曰史記太史公曰遞興遞廢能用事小雅曰遞迭更也翰曰降下羣衆

后君迭遞毀亡也三皇之下衆君迭有興亡

邈矣終古崇替有徵

其一善曰楚辭曰

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國語監君疊謂子西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榮替於是乎有歎韋昭曰

崇終也替廢也左氏傳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翰曰邈遠也崇替亦猶興亡也

在漢之季皇

綱幅裂

善曰韋昭曰國語注曰季末也皇綱以綱為喻也答賓戲曰廓帝絃恢皇綱毛萇詩傳曰張之



曰綱魏志崔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齊曰季末也皇家綱紀如帛幅分裂謂其羣雄分其土地

善作辰匿暉金虎曜善作質善曰漢書曰東方蒼龍房

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石氏星經曰昴者西方白虎之宿也太白者金之精太白入大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也

濟曰匿藏也火辰心星也明則天下和平闇則天下喪亂昴西方白虎宿也太白金精也太白入昴是金虎

相薄則有亂兵故火辰藏雄臣馳騖義夫赴節善曰解暉金虎曜質謂漢亂也朝曰世

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也翰曰英雄之臣釋位揮戈馳走天下義勇之夫赴其忠節將救王室也

言謀王室其二善曰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聞王政說文曰揮奮也

左氏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銑曰天子有難則諸侯釋去其守位動用干戈以謀匡救王室也揮動也王

室之亂靡邦不泯

平聲

善曰毛詩曰

亂生不夷靡國

向曰靡無泯

也

也

也

也如彼墜景曾不可振

平聲

善曰丁德禮寡婦賦曰

日墜景曾不可振也

也

也

也

如落日之景則不可振而起也

乃眷三哲俾乂斯民

也

也

也

也

善曰三哲劉備孫權曹操也尚書帝曰下民其咨有能

俾乂孔安國曰乂治也

向曰皇天乃眷三哲使理天

下之人但

啓土雖難改物承天

其三善曰尚書曰建

使乂理也

啓土雖難改物承天

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

曰叔父若能更姓改物以創天下禮記明堂陰陽錄曰

王者承天統物也

良曰三哲開土宇安患難改漢物

制承奉

天命爰茲有魏即宮天邑

善曰禮記孔悝鼎銘曰即

宮于宗周尚書曰周公曰

肆子敢求爾于天邑

向曰爰於即就宮

居也言於此有魏就居於天中之邑都也

吳實龍飛劉

居也言於此有魏就居於天中之邑都也

也

肆子敢求爾于天邑

向曰爰於即就宮

居也言於此有魏就居於天中之邑都也

吳實龍飛劉

居也言於此有魏就居於天中之邑都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居也言於此有魏就居於天中之邑都也

吳實龍飛劉

居也言於此有魏就居於天中之邑都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亦岳立

善曰東京賦曰乃龍飛白水良曰吳孫權也龍飛九五位也劉劉備也岳立言如四岳諸侯

之立也云吳實龍飛者士衡吳人故有尊吳之意不忘本也

干戈載揚俎豆載戢

善

毛詩曰載戢干戈毛萇曰戢聚也論語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良曰載則揚舉戢藏也俎豆禮器也

言天下盛舉干戈不暇尚禮也

民勞師興國玩凱入

其四善曰毛詩曰民亦勞止玩與

翫同古字通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玩習但為凱樂之歌而入於國謂但尚戰勝也

天厭

霸德黃祚

五臣

作祖告釁

許覲切

而既厭周

善曰左氏傳鄭伯曰天德矣干寶搜神記曰魏

惟五德之運以土承漢春秋保乾圖曰漢以魏徵黃精接期天下歸高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言禍有兆

曰霸謂魏也魏土德故曰黃祖言天厭魏主無德乃告其凶釁將有革也

獄訟違魏謳歌適

晉

善曰孟子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天與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

南天下朝覲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

之位焉翰曰言決獄定訟謳歌道德皆違去於魏而之於晉也適之也陳留歸藩我皇登

禪

去聲善曰魏志曰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字子也奉皇帝璽綬策禪位于晉嗣王魏世譜曰

封帝為陳留王濟曰魏帝禪位於晉封魏帝為陳留王故云歸藩庸岷稽顙三江改獻

其五善曰庸岷蜀境也庸國名也岷山名也禮記孔

子曰拜而後稽顙三江吳境也尚書曰三江既入銑

曰庸岷蜀也三江吳也稽顙改獻謂歸晉德為臣赫矣隆晉奄宅率土善曰曹

賓誅曰赫矣陳君毛詩曰宅殷土芒芒又曰率土之

賓向曰赫隆皆盛美貌奄宅居也率土天下也對

揚天人有秩斯祐

善曰書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天人之際已交毛詩

曰嗟嗟列祖有秩斯祐爾雅曰祐福也向曰言對惟

答揚舉天人之事有其次於此福矣秩次斯此也

公太宰光翼二祖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晉太祖為大將軍以賈克為司馬右長史及世禮受

禪轉

太宰左氏傳康王論晉范會曰宜夫子之光輔五

君

翰曰太宰賈克也謚之父太祖為大將軍以克為

右長史及武帝即位復為太宰

誕育洪胄纂戎于魯

其

云二祖先翼謂克為輔弼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謚父韓壽河南尹母賈克少女也克平生不議立後克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謚為黎

民子襲封槐自表陳是克遺意也帝許之以謚為魯公

毛詩曰誕彌厥月

毛萇曰誕大也鄭元曰大矣后稷之

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毛詩曰纘戎祖考鄭玄曰戎

汝也毛詩曰俾侯于魯

良曰洪胄謂長子即謚也纂

繼戎大也武帝封謚為東朝既建淑問我我善曰謂愍魯公故云繼大於魯也

毛詩曰淑問如皋陶良曰太子既立美問甚我求明高也東朝太子也建立淑美問聞也我我高貌

德濟同以和善曰毛詩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左氏傳齊侯曰唯據與我和晏子曰據亦同也

得為和如羹焉宰夫和之濟其不及以漂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杜預曰梁丘據也向曰我

謂太子也言太子求明德之魯公戾止衣服委蛇平蛇徒人以濟王事同心而和穆也

切善曰毛詩曰魯侯戾止爾雅曰戾至也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毛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銑曰言

賈謚至止衣冠委蛇思媚皇儲高步承華其七善蛇美貌衮服謂衣冠也

書曰謚以賈后之妹子數入宮與愍懷處毛詩曰思媚周姜又曰媚于天子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嗣君陸機

洛陽記曰太子宫在太宮東薄室門外中有承華門  
翰曰媚愛也言謚思愛太子高步於承華門也皇儲太

子昔我逮茲時惟下僚善曰下僚謂洗馬也翰曰逮

及子棲遲同林異條善曰俱在東宮故曰同林而貴賤殊隔故曰異條毛詩曰或棲遲偃

仰銑曰棲遲游息也同事銑曰棲遲游息也年殊志比服舛五臣義

稠直留切善曰服章服也尊卑殊制故曰舛也說文

曰志比爵秩各異故曰稠濟曰謚少機老故曰年殊相與為友故

服殊志相善故曰義稠游跨三春情固二秋其八良

言同游經越三春情祇承皇命出納無違善曰尚書曰

之堅固亦已二秋也

語曰樊遲問孝子曰無往踐藩朝來步紫微善曰藩朝

至尊所居謂為尚書郎向曰出為吳王郎中令故云  
往踐藩朝入為尚書故云來步紫微紫微天子宮也

升降秘閣我服載暉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謝承父嬰為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

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秘於省閣准臺郎升複  
道取急因得開覽序云天為尚書郎作此詩然秘閣即

尚書省也

翰曰秘閣尚書

孰云匪懼仰肅明威

其九善

曰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  
曰誰云非懼者仰敬天子之明威也

良分索則易攜手

實難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索散也

念昔良游茲焉永歎

平善曰劉楨黎陽山賦曰良游未厭白日潛暉  
毛詩曰茲之永歎向曰此重述出郎中令在吳時相思也

公之云感貽此音翰

平善曰應劭漢書注曰云有也  
韋昭曰翰筆也濟曰魯公感此



分別之事遺我此詩音翰謂詩筆也蔚彼高藻如玉如蘭善作之闡其十

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楚辭曰文彩耀於玉石王逸曰言發文舒詞爛然成章如玉石之有文彩也關力

且切協韻力丹切翰曰蔚歎美也藻文惟漢有木曾也此蓋言魯公高文如玉之美如蘭之芳

不踰境惟南有金萬邦作詠善曰木謂橙也賈謐贈詩云在南稱柑度北則橙故

荅以此言木度北而變質故不可以踰境金百鍊而不銷故萬邦作詠賈戒之以木而陸自勗以金也穀梁傳

曰婦人既嫁不踰境毛詩曰大賂南金向曰江漢有木謂橘也言度北則為枳故云不踰境此言物之有變

質人之有變節也金剛而堅百鍊不銷故萬國作詠也蓋自勗如金之堅剛不可變易也謐贈詩戒士衡無為

變志故也故詩云在南稱柑民之胥好狂狷絹五臣厲度北則橙也故以金荅也

聖

善曰爾雅曰胥相也謂相戒勗以所好尚也論語子

所不為尚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說文曰

厲石也言人之自勗若金之受厲銑曰胥相也猶狂

之心厲以作聖喻不善人也言謚之相好贈我儀刑在

以言相戒使我猶狂之心厲以作聖人之道也儀刑在

昔子聞子命

其十一善曰毛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

在昔謂以古之道相

戒喻我聞子之命

於承明作與士龍

五言善曰集云與士龍於承

明亭作良曰承明亭名機從

吳入洛與弟士龍別於長林

亭作詩與士龍述相思之意

陸士衡

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

善曰鄒陽上書曰豈拘於俗牽於世曹子建責躬詩曰舉

挂時網毛詩曰駕言徂東也駕言謂駕車馬出游也徂往征行也

濟曰嬰纏

飲餞豈異

五臣作他

字

族親戚弟與兄

善曰毛詩曰飲餞于禰又

婉嬾

力居

人思紆鬱游子情

善曰方言曰惋歡也惋與婉同古字通說文曰嬾慕也班固漢書述哀記

曰婉嬾董公惟亮天工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楚辭曰願假簧以舒憂志紆鬱其難釋王逸曰紆屈也鬱愁也

良曰婉嬾深思貌居人謂士龍也

紆鬱失志貌

明

發遺安寐寤言涕交纓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獨寐寤言淮南子曰雍門子以哭

見孟嘗君涕流霑纓

銑曰明發初曉時也言將行遺

忘其安寐乃覺寤而起淚下而交於纓也纓衣領也

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

善曰長林萬始並亭名

佇眄要遐景傾

耳玩餘聲

善曰家語孔子曰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杜預左氏傳注曰翫貪也

良曰佇立眄看

遐遠景影也言揮袂與士龍為別猶立看其遠影玩想其餘語之聲

南歸憩永安北邁頓

承明

善曰毛萇詩傳曰憩息也頓止舍也謂弟也北邁自屬也憩息頓止也永安承明皆亭

銑曰南歸

也永安有昨軌承明子棄亭

上協韻如遣也

翰曰言永安亭有兄弟

二人昨日之跡至承明則士衡獨止不見其弟故云棄予也軌跡也

俯仰悲林

善作外字

薄懷

慨含辛楚

善曰范曄後漢書劉瑜上書曰竊為辛楚泣血連如楚猶痛也

向曰俯仰於林薄之間

但有悲悽懷慨為歎含蓄辛酸痛楚也

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

善曰言和悅纔

往歡已絕端哀悼暫來憂便成緒毛萇詩傳曰懷和也  
楚辭曰欲寂寞而絕端方言曰悼哀也濟曰言懷思  
往時之歡絕其端也哀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善曰  
來則憂心成其亂緒也謂鵠遵渚謂鴻言感別之情慘於舒翮之飛鵠思歸之  
志樂於遵渚之征鴻也蘇武詩曰黃鵠一遠別鄺炎詩  
曰舒吾凌霄羽毛詩曰鴻飛遵渚銑曰言我感別鄉  
邑慘然不能進行汝將歸樂循其洲渚也慘舒翮謂如  
鳥分飛慘然不進飛亦如我不能進行

###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五言 善曰王隱晉書曰  
顧榮字彥先吳人也為尚

書郎 翰曰顧彥先同為尚  
書郎 遇雨不相見故贈此詩

### 陸士衡

#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

善曰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璞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

故時候主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貞正也朱光朱明也爾雅曰夏為朱明尚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淮南子

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爾雅曰熙興也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也向曰大火南方星也

朱光日也此仲夏之月積陽為日望舒離金虎屏翳吐氣也熙熾也自南者則南方為夏

## 重陰

善曰言月離畢天將雨也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尚書考靈

耀曰西方秋虎漢書曰參白虎三星又曰觜觿為虎首孔安國尚書傳曰昂白虎中星然西方七星畢昂之屬

俱白虎也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楚辭曰屏翳起雨王逸曰屏翳雨師名也曹子建贈王粲詩曰重陰

潤萬物良曰畢星西方宿故云金虎也謂月著于畢畢星好雨故雨師吐重陰而為滯離著也屏翳雨師也

淒風迺時序苦雨遂成霖

善曰左氏傳申豐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杜預曰苦雨為

人所患苦也爾雅曰迺犯也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銑曰淒寒迺逆也為人所患苦故云苦也三

日雨為霖也

朝游忘輕羽夕息憶重衾

善曰輕羽謂扇也傳毅有羽扇賦毛詩曰

抱衾與裯衾被也言寒風逆時人寒故也

濟曰輕羽毛扇也

感物百憂生纏綿自相

尋

善曰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思好庶蹈高蹤翰曰感此風雨逆序遂生百憂也纏綿思亂貌

與

子隔蕭牆蕭牆阻

善作隔

且深

善曰論語子曰吾恐季良之憂在蕭牆之內也

曰蕭牆院落之牆也

形影曠不接所託聲與音

向曰託寄也聲音謂信命往來

聲日夜闕何用慰吾心

善曰毛詩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

朝游游曹

善作層

城夕息旋直廬

善曰張晏漢書注曰直宿曰廬也

濟曰曾重

也直廬直宿之廬

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

善曰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楚辭曰

凌驚雷軼駭電兮

翰曰宵夜於目前也

玄雲拖

徒

朱閣振風薄

何

綺䟽

善曰說文曰拖曳也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風以動物故謂之振孔安國尚書傳曰薄造也李尤東

觀銘曰房闥內布綺䟽外陳

豐注溢脩雷潢潦浸階除

是謂東觀

良曰綺䟽窓也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雷屋宇也說文曰潦雨水也又曰

除殿階也銑曰豐多也注雨水也脩高也潢潦雨水

流於地者除庭也言雨水溢於

高簷之雷潢潦又浸於階庭

停陰結不解通衢化為

渠

向曰結不解言雲不開也衢道也

沉

五臣作沈字

稼湮梁潁流民沂荆徐



善曰廣雅曰湮沒也梁潁二地名也毛萇詩傳曰沂向也荆徐二州名也翰曰稼謂田苗也湮沒也梁潁二郡名言此郡田稼沈沒人之流散沂水上於荆徐二州之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又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濟曰機本吳人其鄉國多水今此尚為沉渠則懼彼已湮沒矣故懷桑梓之人化為魚也

# 贈顧交趾公真

五言 善曰晉百官名云顧祕字公真為交州刺史翰曰士衡思

之故贈  
此詩

## 陸士衡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

善曰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鄭玄曰體生也尚書曰

先王既勤用明德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向曰肅嚴邁遠也

發迹翼藩后改授撫

南裔

善曰藩后吳王也顧氏譜曰祕為吳王郎中令解朝曰驃騎發迹於祁連蔡邕陳球碑曰遠鎮南裔

近撫侯服鄭玄周禮注曰撫安也初為吳王郎中令故云翼藩后南裔即交趾也

伐鼓五

嶺表揚旌萬里外

善曰漢書曰秦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裴淵廣州記五嶺云大庾

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漢書劉向上疏曰甘延壽懸旌萬里之外良曰伐擊也五嶺交趾也旌旗也擊鼓揚旌

言彼蠻夷之遠績不辭小立德不在大

善曰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

地有軍矣功濟曰績功也言遠有功績不辭小位立德成理亦

不在大國小  
亦可為之

高山安足凌巨海猶縈帶

善曰古辭異博遊曰眾星累累如連

貝江河四海如衣帶

翰曰交州去帝京雖有高山安足凌於上言雖險如易越也大海如繞帶亦言度不難

也

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

善曰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左氏傳穆叔謂晉侯

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銑曰言惆悵瞻公真之駕引領望其歸旆冀相見也此士衡思之甚矣旆亦旌屬

贈從兄車騎

五言 善曰集云陸士光

陸士衡

孤獸思故數離鳥悲舊林

善曰周禮曰藪牧養蕃鳥獸鄭玄曰澤無水曰藪向曰

孤獸離鳥尚思故林藪而況人乎此士衡思歸之意

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為心

善曰

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游宦

髮髯谷水陽婉變崑山

陰

善曰楚辭曰時髣髴以遙見陸道瞻吳地記曰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長谷昔陸遜陸凱居此谷東二十

里有崑山父祖葬焉穀梁傳曰水北曰陽方言曰婉也婉與婉同古字通說文曰變慕也班固漢書述哀紀

曰婉變董公惟亮天工濟曰髣髴似見不明之貌婉變好貌谷水崑山並吳地山水思之髣髴若見其在於

目前也婉變存思貌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沉五臣作水北曰陽山北曰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沉沈字

善曰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載辭也經護為營形氣為魄謂魂魄經護其形氣使之長存也論

語子曰小人懷土左氏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銑曰營心府間也言心府魂魄懷於吳土而精爽若

飛若沉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善曰東京賦曰膺多不定也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福以安愈毛詩曰願

言思子嵇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欽  
良曰無安豫之志欽敬也所敬謂兄也  
感彼歸塗艱使

我怨慕深

善曰孟子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於旻天  
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集本云歸塗

順也

翰曰言感彼歸塗艱難謂  
人事阻難不遂所心使我怨深也

安得忘歸草言樹背

與襟

善作衿  
猶前也

善曰韓詩曰馬得誼草言樹之背然衿  
向曰忘歸草謂忘憂草言以其名忘憂

欲樹於前後  
以忘憂也

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翰曰謂此言不  
虛也思侶之鳥

且有悲聲况  
人豈無之也

荅張士然

五言  
然少以文章與士衡友善  
善曰孫盛晉陽秋云張俊字士  
良曰機從

駕出游士然贈  
詩故有此荅

陸士衡

絜身躋秘閣秘閣峻且玄

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絜身脩思弔魏武白機出補著作遊

乎秘閣然秘書省亦為秘閣說文曰玄幽遠也

終朝理

文案薄暮不遑眠

善作眠寐瞑古眠字善曰毛詩曰不遑假

駕言

巡明祀致敬在祈年

善曰毛詩曰駕言出游又曰敬祭明祀禮記曰拜至所以致敬也毛

詩曰祈年孔夙鄭玄曰我祈豐年甚早也

逍遙春

王園躋躅千畝田

善曰晉宮閣銘曰洛陽宮有春王園躋躅與躅同禮記曰天子為籍田

千畝濟曰時晉有春王園天子游焉逍遙閒

迴渠繞

樂貌躋躅漸進行貌時天子籍田躬推千畝

曲陌通波扶直阡

善曰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銑曰迴渠曲渠也扶者言水在阡

上若從下扶持而上也

嘉穀垂重穎芳樹發華顛

善曰尚書曰農殖嘉穀廣雅曰

顛末也

銑曰垂穎穀穗顛樹稍也

余固水鄉士總轡臨清淵

五臣作泉字善曰

水鄉謂吳也漢書曰武功中水鄉人三舍塾為池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總轡向曰水鄉吳地也臨其

清泉意慕也

戚戚多遠念行行遂成篇

善曰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良曰戚戚

憂也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五言善曰集云為令彥先作今云顧彥先誤也且此上

篇贈婦下篇答而俱云贈婦又誤也

陸士衡

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

善曰鸚鵡賦曰女辭家而適人蔡琰詩曰悠悠三千里何

時復來會  
日悠悠遠貌

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上聲  
善曰毛萇詩傳曰

緇黑色  
齊曰言塵染衣黑也

脩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

善曰孟子曰古之人不得

志脩身見於世列子曰卑辱則憂苦  
曰悼傷也同懷謂同懷抱之子即其婦也

向隆思亂心曲

沉歡滯不起

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時風又且暴使已思益隆毛詩曰亂我心曲良曰隆繁也

心曲謂中心也  
情沉滯而不起

歡沉難剋興心亂誰為理願假歸鴻

翼翻飛游

善作浙

江汜

善曰魏文帝喜霽賦曰思寄身於鴻鸞舉六翮而輕飛毛詩曰江有



汎銑曰剋猶可也興起也翰曰假借也汎水名言  
歡沉難起心亂難理是願借歸鴻之翼共飛游江水之  
涯以見所思也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閨

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西京賦

曰重閨幽閨向曰此詩代答前詩也東南謂吳也充滿也幽閨深閨也借問歎何為佳人

眇天末

善曰西京賦曰眇天末以遠期翰曰婦自借問以發詩情佳人則彥先也眇然極望若在天

之末畔蓋思遠也

游宦久不歸山川脩且闊

善曰淮南王書曰游宦事人良曰

游宦子仕於中朝脩長也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

善曰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

有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沉居曠林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闕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

為商星遷實沉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  
李世曰唐叔故參為晉星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  
也音息音問消息也廣雅曰曠久也銑曰形影相隨  
之理夫婦之義今如參辰之相乖音書消息曠絕參商  
二星常出沒不離合非有常譬彼弦五臣與箏音括  
相見商則辰也離合非有常譬彼弦作絃與箏善曰呂  
氏春秋曰夫萬物成則毀合則離離則復合合則復離  
劉熙釋名曰矢末曰箏括會也與絃會濟曰人生離  
合不可常如弓絃與箭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饑渴善曰  
箏暫著絃乃釋遠去也武涉說韓信曰足下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李陵贈  
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翰曰金石謂堅  
固也軀身也言相思如饑渴思飲食也

贈馮文罷

五言 翰曰文罷為斥丘令前已贈詩今此重贈也

# 陸士衡

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

善曰論語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詩曰遵

彼承華其容灼灼良曰承華太子所居乃士衡與文羆同為洗馬

拊翼同枝條翻飛各

異尋

善曰班固漢書曰撫翼俱起銑曰如鳥拊翼同栖於枝條也

苟無凌風翮徘徊

守故林

善無此二句林太子宮言尚為洗馬向曰故

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

欽

善曰嵇叔夜贈秀才詩曰感悟馳情思我所欽衡贈從兄車騎詩曰願言思所欽

濟曰慷慨歎也

欽敬也懷所欽則思文羆

發軫清洛汭驅馬大河陰

善曰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孔安

國曰水北曰汭穀梁傳曰水南曰陰發車洛陽也水南曰汭驅馬於黃河之南也

翰曰軫車也言大河黃河

也陰謂河南

佇立望朔塗悠悠迥且深

善曰馮在斥丘故云朔塗毛詩

曰佇立以泣

王粲贈士孫文始詩曰雖則固城向曰朔北也悠悠遠貌迥闊也

分索古

所悲志士多苦心

善曰古詩曰晨風懷苦心

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

吟

善曰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結謂水聲相感志節之士多勤苦之言

良曰臨川隨風則增氣

愧無雜佩贈良訊代兼金

善曰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孟子曰齊王餽兼

金一百而不受趙岐曰兼金其價無倍於常金也

銑

曰雜佩寶重之物詩人所以贈行也今愧無此物而以善戒之以代兼金兼

夫子茂遠猷款誠寄惠音

善曰尚書曰遠

爾猷秦嘉寄婦詩曰何用叙我心遺思致款誠好色賦曰絜齋俟兮惠音聲翰曰夫子謂文羆也茂美猷德

也言夫子有美遠之德款誠之志寄惠我音信者也

# 贈弟士龍

五言

陸士衡

行矣怨路長

愁

馬傷別促

善曰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曹子建贈白馬王

詩曰怨彼東路長詩曰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方言曰惄憂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惄並奴的切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促會日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我若西流長向曰惄憂心也

水子為東時

五臣作時

岳

善曰言已逝如西流之不移也

翰曰言西入

京如西流水行不止弟在家不游如東止之山岳也

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

育

善曰逝機自謂也居謂雲也言慷慨不平逝者之言多感徘徊興戀居者之志彌生齊曰慷慨歎息往

者之言多感衡自謂也徘徊懷戀居人之志情生謂陸士龍育生也

安得攜手俱契闊成

駢

非

服

善曰毛詩曰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又曰攜手同行毛萇曰契闊勤苦也說文曰駢駢傍馬也鄭

玄毛詩箋曰兩服中央夾轅也翰曰具同也駢服之馬常相隨也願與兄弟雖契闊常同也

為賈謐作贈陸機

四言

潘安仁

向曰大意述晉平吳得陸生與之同官無言離別歡戒之事

肇自初創二儀烟煴

於云切善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易

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鉶曰肇始也初創猶草創也烟煴元氣也

粵有生民伏羲始君

結繩闡化八象成文

善曰劇秦美新曰爰初生民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

以書契又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包犧即伏犧也聲類曰闡大

開也翰曰粵於也伏犧古帝王也八卦也言伏犧始為君結繩闡化後畫八卦以成文字芒芒

五臣作九有區域以分其一善曰左氏傳魏絳曰虞茫茫九有區域以分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

杜預云芒芒遠貌也毛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萇曰九有九州也齊曰芒芒寬廣貌區域猶都邑也言

都邑自神農更王軒轅承紀善曰史記曰軒轅為天子此分也神農更王軒轅承紀代神農氏是為黃帝順天

地之紀家語孔子曰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五

行更王終始相生也良曰神農沒而黃帝承其統紀畫野離疆爰封衆子善曰漢書曰昔在黃帝畫壘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史記曰黃帝二

十五子得其姓者一十四人也  
向曰言分別川土夏  
疆界以封衆子也衆子謂黃帝有九子各封一國

殷既襲宗周繼祀

善曰楚辭曰思堯舜兮襲與毛詩曰赫赫宗周向曰襲因也言殷因於

夏而周繼之

緜緜瓜瓞徒六國互峙

其二善曰毛詩曰綿綿瓜瓞民之

初生自土沮漆六國謂韓燕趙魏齊楚也  
翰曰緜緜不絕貌瓜瓞瓜蔓也言六國如瓜蔓之引交互而立也

彊

善作

秦兼并吞滅四隅

善曰史記曰秦始皇初并天下班固漢書述曰孝武行師

吞滅海隅淮南子曰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高誘曰隅猶方也濟曰彊暴也秦兼六國四方也

子嬰面

觀漢祖膺圖

五臣作應符字善曰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為秦王又曰子嬰降沛公於軹道傍

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左氏傳曰楚子圉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與觀東京賦曰



高祖膺錄受圖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符良曰子嬰秦王也面縛與櫬降漢祖漢祖乃應符運也櫬棺也降

者輿而自隨靈獻微弱在湟則渝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以明必死也靈獻微弱在湟則渝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玄孫也桓帝崩無子即皇帝位又曰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靈帝崩即皇帝位曾子曰沙在泥與之皆黑

趙岐孟子章句曰白沙入泥不染自黑爾雅曰渝變也向曰靈帝獻帝也言二帝微弱也獻帝遭董卓遷之

西京天三雄鼎足孫啓南吳其三班固漢書述曰三雄是下亂也

敗漢書蒯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銑曰三雄魏曹操蜀劉備吳孫權啓開也南吳

伊何僭號稱王善曰吳志曰黃龍元年權即皇帝位春秋命歷序曰吳楚駒勝僭號稱王駒景

駒也勝陳勝也字書曰僭假大晉統天仁風遐揚善曰也翰曰孫權僭稱帝號

帝也周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典引曰仁  
風翔于海表濟曰大晉理天下仁惠之風遠揚也偽

孫銜壁奉土歸疆

善曰偽孫謂皓也吳志曰孫皓字元

皓皓致書於濟濟受皓之降左傳曰許僖公面縛銜壁  
良曰偽孫謂皓銜壁而降奉國土歸我晉之封疆也壁

者國寶降者親奉於君面婉婉長離凌江而翔其四  
縛無手以執故用口銜也

離喻機也楚辭曰駕八龍之婉婉漢書曰長麗前掞光  
耀明臣瓚曰長離靈鳥也離與麗古字通也向曰長

離鳳也以喻君子婉婉美貌陸長離云誰咨爾陸生善  
機自凌江而來亦猶鳳翔也

毛詩曰云誰之思鶴鳴九臯猶載厥聲善曰毛詩曰鶴  
又曰咨爾殷商

天又曰厥聲載路銑曰鶴鳴九臯之  
上其聲聞天詩人猶記之載猶記也况迺海隅播名

上京爰應旌招撫翼宰庭

其五善曰海隅謂吳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范曄後漢書

沮授謂袁紹曰將軍播名海內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孟子

曰夫招士以旌班固漢書曰撫翼俱起宰謂駿也宰或為紫非也翰曰旌招賢之節撫奮也宰庭天子之庭

也 儲皇之選實簡惟良

善曰漢書疏廣曰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爾雅曰簡擇也尚

書曰時惟良顯哉孔安國曰是惟良臣曰則君顯明英於世齊曰儲皇副主也言擇任賢良以為左右英

英朱鸞來自南岡

善曰鸞亦喻機也毛萇詩傳曰英鮮明也王逸楚辭序曰虬龍鸞鳳以託

君子毛詩曰我來自東良曰朱鸞瑞鳥也亦喻君子岡山也南岡謂機自南來也

曜藻宗正玄

冕丹裳

善曰謂為洗馬也崇正太子之宮也臧榮緒晉書曰世祖以皇太子富於春秋初命講孝經於

崇正殿周禮曰大夫玄冕禮記曰君朱鞞環濟要略曰鞞以象裳色向曰曜藻文華也崇正殿名太子講藝

之所機時為太子洗馬故曜文章如彼蘭蕙載採其芳

其六翰曰載則采取也言陸機藩岳作鎮輔我京室

善曰謂吳王也班固盧綰述曰綰自同開鎮我北疆毛詩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濟曰藩岳謂諸侯也謂惠

帝弟吳王晏出為大將軍以鎮吳旋反桑梓帝弟作弼

善曰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作弼謂為吳王郎中令也良曰機吳人今與吳王同鎮吳故云旋反桑梓

為帝弟之或云國宦作官清塗攸失淮南衡山之謀作

左宦之律應劭曰人道尚左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宦向曰或有人云自太子洗馬出為郎中令是

失其清官之塗

吾子洗然恬淡自逸

其七

善曰莊子曰庾桑始來也吾洒然異之

鄭玄禮記注曰洒如肅敬也

文子曰靜漠恬淡說文曰

淡安也

徒感切毛詩曰我不敢傲我友自逸陳太丘碑

曰澹然自逸

銑曰吾子謂機也洗然肅敬

之貌言雖失清官之塗而逾肅敬自安逸也

廊廟惟清

俊又是延

善曰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捷為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

然廊廟君之居臣朝覲之所故曰俊又是延也尚書曰

俊又在官鄭玄周禮注曰延進也向曰又理也廊廟

之官惟擇其清俊能

擢應嘉舉自國而遷善曰方言曰

理之材是進用也

擢應嘉舉自國而遷善曰方言曰

曰機從吳王郎中令徵入為尚書郎國

齊轡羣龍光讚

吳國也言拔應此舉從吳國遷為此官

齊轡羣龍光讚

納言

善曰謂為尚書郎也揚雄河東賦曰建乾坤之貞

兆今將悉總之以羣龍韋昭曰比羣賢也尚書帝

比羣賢也尚書帝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四十四

四十四

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陸  
為郎故曰光讚也鄭玄周禮注曰贊佐也良曰羣龍

喻羣賢也讚明也謂尚書郎與羣  
賢齊轡以明出納天子之言也  
**優游省闈珥筆華軒**  
其

善曰毛詩曰優游爾休矣崔駰奏記竇憲曰珥筆持  
牘拜謁曹下韋昭漢書注曰檻殿上欄軒上板向曰

闈門也華軒殿上曲欄也珥執也言  
間豫於省闈執筆殿上以侍天子也  
**昔余與子繾綣東**

朝善曰左氏傳臧昭伯曰繾綣從公無通內外也濟  
曰謚昔為散騎常侍侍東宮機亦為太子洗馬繾綣

不離  
散貌  
**雖禮以賓情同友僚嬉娛絲竹撫鞞**  
迷舞韶  
善曰

曰絲竹樂之器也字林曰鞞小鼓也尚書曰簫韶九成  
孔安國曰韶舜樂名良曰賓敬也雖以禮相敬於情

不殊友僚常以絲竹  
鼓樂以自嬉娛也  
**脩日朗月攜手逍遙**  
其九  
向曰  
修長朗明也

逍遙游

自成

五臣作我

離羣二周于今

善曰禮記曰子夏曰吾離羣索居毛詩曰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銑曰謚與

雖簡其面分著情深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畧也

袁紹與公孫瓚書曰分

著丹清翰曰簡別著明也言雖面別分義之理明于

情深子其超矣實慰我心

善曰毛詩曰實獲我心濟曰超謂為尚書郎言子超升實歡

慰我發言為詩俟望好音

其十善曰毛詩序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毛詩曰誰將

西歸懷之好音

良曰發言舒志為詩也

欲崇其高必

重其層

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層重也慈登切向曰將崇高大之德必須重其增益之事言此以誠

機立德之柄莫匪安

善作

恒

善曰周易曰謙德之柄也銑曰言立

德權柄安守其恒恒常也

在南稱甘度北則橙

宅耕協韻善曰言

人徙居而變節故引以誠之淮南子曰江南橘樹之江北而化為橙博物志曰橘柚類甚多甘橙枳皆是翰曰

甘果木名生之於江南則芳香種於北地則為橙枳言木以移而變恐人亦同是而易節故引為戒宗子

鋒穎不頽不崩

其十一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摯伯陵荅司馬遷書曰有能者見鋒

穎之秋毫毛詩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濟曰崇爾道德鋒穎勿使崩頽也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

四言

潘正叔

善曰文章志云潘尼字正叔少有清才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養及父終出仕

位至太常卿

良同善注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

善曰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左氏傳曰吳子使屈狐

庸聘于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延州來季札邑也濟曰延州謂延陵季子也曩昔

也延陵為東南昔時之美也

顯允陸生於今

善曰毛詩曰顯允君子莫

不令德銑曰鮮少傳匹也言機有明信之德于今少匹也

振鱗南海濯翼清流

善

高唐賦曰振鱗奮翼應德璉建章臺集詩曰濯翼陵高梯翰曰南海謂吳也清流謂晉也凡言鱗翼者皆龍

鳳也君子比之故作者卑以鱗翼隨事宜以用之也婆娑翰林容與墳丘

其一善曰荅

賓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長楊賦曰借翰林以為主人左氏傳楚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濟曰翰筆也林謂儒林也墳丘皆古書也婆娑容與皆游放之貌王以瑜潤隋以

光融

善曰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瑜不揜瑕忠也鄭玄曰瑜其中間美者班孟堅

西都賦曰隋侯明月錯落其間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杜預左氏傳注曰融朗也

良曰瑜玉上美者隋隋侯珠也玉以瑜而溫潤珠以光色而明朗言人如學亦如之也乃漸上京

羽

善作乃

儀儲宮玩爾清藻味爾芳風

善曰玩猶愛也彌衡顏子碑曰秀不

實振芳風向曰漸進也羽儀儲宮謂機為東宮洗馬為太子羽儀也玩習味美也清藻芳風言機之文章也

泳之彌廣挹之彌冲

其二善曰毛詩曰潛行為泳又曰挹之游之毛萇曰潛行為泳又曰挹

料也老子曰大滿若冲字書曰冲猶虛也銑曰泳游廣遠挹酌冲深也言猶酌道德之源彌覺深遠崑

山何有有瑤有珉

善曰新序晉平公嘆曰嗟乎安得賢士大夫與共此樂船人固桑對曰夫

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致  
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說文曰瑤玉美者又曰珉石

之美者翰曰崑山喻省閣也瑤珉喻及爾同僚具惟  
君子也言省閣之內所有者皆君子也

近臣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正叔元康初拜太子舍人陸  
士衡荅賈長淵詩序曰東宮積年高誘呂氏春秋

注曰東宮太子所居毛詩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東京  
賦曰具惟帝臣國語曰近臣盡規濟曰僚官也正叔

嘗為太子舍人言與予步素秋子登青春善曰素秋喻  
老青春喻少

也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愧無老成廁彼日  
落楚辭曰青春爰謝良同善注

新其三善曰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周易曰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向曰正叔自云愧

無老成人之風而廁列日祁祁大邦惟桑惟梓善曰毛  
詩曰采

新之德日新者謂機也

繁祁祁毛萇曰祁祁衆多也良曰大邦則吳穆穆伊矣謂是機之桑梓機出為吳王郎中令故云爾

人南國之紀

善曰毛詩曰穆穆魯侯又曰所謂伊人又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銑曰穆穆美也

伊是也謂美是帝曰爾諧惟王卿士

善曰尚書帝曰爾諧

銑曰尚書帝曰爾諧和也

惟王謂帝弟吳王也卿士即機也

俯俸從命奚恤奚喜

其四善曰左氏傳孟僖子召

其大夫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恭敬其鼎銘曰一命而

俸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莫子敢侮曰俯俸屈身也言屈身從於王命無憂喜於懷也

翰我車

既巾我馬既秣

善曰周禮巾車下大夫二人鄭玄曰巾獨衣也毛詩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毛

萇詩傳曰秣養也

濟曰巾車衣也秣飼也言將飼車馬而行也

星陳夙駕載脂載轄

善曰尚書大傳八伯歌曰爛然星陳毛詩曰星言夙駕  
說于桑田又曰載脂載轄還車言邁良曰星陳夙駕  
言早發也脂膏也以  
滑車也轄車鍵也  
婉孌二宮徘徊殿閨醪澄莫饗孰

慰饑渴

其五善曰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孔叢子子  
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饑渴待賢也向曰婉孌

徘徊皆顧慕貌二宮謂帝及太子宮也機經任之故正  
叔春慕二宮之內醪酒之澄無人饗宴慰我饑渴之情

也

昔子忝私貽我蕙蘭

善曰陸集有贈正叔詩銑曰  
陸先贈潘詩故云忝私情於我

而遺我蕙蘭也蕙蘭香草以喻文章之美  
今子徂東何以贈旃善曰徂東謂

曰駕言徂東又曰何以贈  
翰曰徂徂往旃之也  
寸晷惟寶豈無璵璠善曰淮

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  
晷影也璵璠美玉也濟曰言豈無寶玉不足貴以寸

陰可彼美陸生可與晤言

其六 善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以晤言鄭玄曰晤猶對

也 良曰言陸機之

贈河陽

五言 令是尼 向曰潘岳為河陽

潘正叔

處

善本作密

生化單父子奇泣東阿

善曰呂氏春秋曰密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

下堂單父治巫馬期以戴星出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密子密子曰我之任人子之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齊君悔之遣使追使者返曰子奇必能矣共載者皆白首者也子奇至阿鑄庫兵以為耕器魏聞童子為君庫無兵倉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

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銑曰處子賤子奇並古良宰也單父東阿二邑名二君以風化臨之其邑

稱理**桐鄉建遺烈武城播絃歌**善曰漢書曰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時為舒桐

鄉嗇夫廉平不苛後為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人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

桐鄉人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人果共立為邑起冢立祠祭至今不絕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

窮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孔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翰曰桐鄉朱仲卿為桐鄉嗇夫主稼穡之邑武

城子游所理邑或以遺愛為業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洪**或以絃歌見美以岳喻此四賢

波善曰驥龍喻岳也濟曰驥良馬也夷平也弱冠步縱良馬於平路躍潛龍於大波喻得塗也

**鼎鉉既立宰**五臣**三河**善曰岳早辟賈充府出為河陽作寄**三河**令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周

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論語曰三十而立漢書東方朔曰

漢去三河之地止灞滻以西良曰年二十曰弱冠也

鼎三公象也鉉鼎耳環也岳二十為賈充府掾故云步

鼎鉉也年三十曰立三河

河東河內河陽也宰理也流聲馥秋蘭擣藻豔春華

善曰家語孔子曰流聲後裔非唯學之所致耶楚辭曰

秋蘭兮青青說文曰擣舒也荅賓戲曰擣藻如春華

向曰馥香擣發也流其芳聲香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

逾秋蘭發其文藻美於春華也

多善曰風俗通曰太尉掾范滂天姿聰敏孟子曰有天

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

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天

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天爵終亦亡矣銑曰所

美者聰敏仁義天姿之

茂豈言此人爵之多也



贈侍御史王元貺

五言 向曰周禮大宗伯御史掌書之官至秦以為理獄之官

潘正叔

崑山積瓊玉廣廈構衆材

善曰潘正叔贈陸機詩曰崑山何有有瑤有珉新序晉平

公嘆曰嗟乎安得賢士大夫與共此樂船人固桑對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

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濟曰廣大構合也崑山大廈以喻國也瓊玉衆材

以喻羣賢合成於國也

游鱗萃靈沼撫翼希天階

善曰游鱗龍也毛萇詩傳曰萃

聚也毛詩曰王在靈沼楚辭曰攀天階而下視良曰萃聚希望也靈沼天階喻左右省閤也鱗翼謂龍鳳况

君子也言君子皆撫仁義之道聚望天子之左右

膏蘭孰為消濟治由賢能

來奴

切善曰漢書曰龔遂卒有父老來弔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向曰膏蘭為物以明燭暗以香變臭自

致銷爍不辭其勞賢能王侯厭崇禮迴迹清憲臺善曰漢書

上謂嚴助曰君厭承明之廬張孟陽魏都賦注曰聽政殿左崇禮門漢官儀曰御史為憲臺也銑曰王侯謂

貺也崇禮門名王前為尚書郎朝奏皆在此蠖鳥屈固門言今厭之迴迹清肅憲臺憲臺即御史署

小往龍翔迺大來善曰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又曰泰小往大來

吉亨郭璞方言注曰尺蠖又呼為步屈也翰曰蠖屈喻聖人潛隱也龍翔聖人即位也言蠖屈之時喻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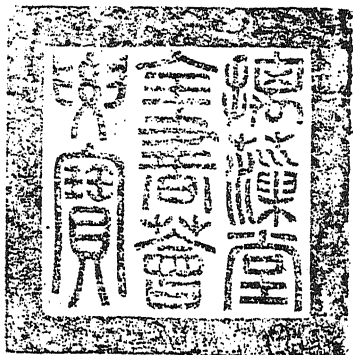
在外故云小往龍翔之時協心毗聖世畢力讚康哉善曰尚書

喻君子入用故云大來秋曰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尚書咎繇乃歌曰元

日三后協心毛詩曰天子是毗鄭玄曰毗輔也呂氏春

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濟曰協合畢盡  
讚佐也合心輔於聖代盡力以佐康哉之風

文選卷二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膳錄監生臣魏世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二十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四十四

集部

文選卷二十五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贈答三

贈何劭王濟

五言  
并序

傅長虞

善曰王隱晉書云傅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舉孝廉拜太子洗馬後為司隸

校尉良

同善注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襲封朗陵郡公向同善

注

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王濟為國子

祭酒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

善曰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漢書

曰霍光以張安世

情猶同生義則師友

善曰左氏傳曰鄭罕駟豐同生

孫卿子曰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

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

作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為散騎常侍遷侍中傳暢

晉諸公讚曰王濟左遷國子祭酒數年入為侍中

銑曰俄頃也有頃

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自恨閤

劣雖願其繾綣而從之末由

善曰漢書曰灌夫竇嬰兩人相得歡甚無厭左氏傳



臧昭伯曰繾綣從公無通內外毛詩傳曰遡洄從之  
翰曰二賢謂何劭王濟也慶善也繾綣猶親密也咸自

言恨閭劣願與親密而官  
爵去遠從之末由禮隔也歷試無效且有家艱善曰書

諸難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蓼濟曰心存目  
歷試謂歷職言歷無功也家艱謂父母憂也

替善無此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善曰蒼頡篇曰懷抱

云辭也良曰替廢也心常在於何  
玉而目不相見故申懷以贈二君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善曰鵲冠子曰上及太清下

其星七在紫微之中也向曰太清天也列赫赫大晉  
宿二十八宿也紫微天帝宮也謂列宿曜之

朝明明闕皇闈善曰左氏傳子囊曰赫赫在楚國而君臨  
之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張衡陳

公誅曰穆穆皇闈公實省之銑曰赫赫盛貌吾兄既謂晉朝之盛闈開闈門也謂開門以待賓也

鳳翔王子亦龍飛

善曰吳質答文帝牋曰曹烈曹丹加

實其分也

翰曰吾兄謂幼也王

雙鸞游蘭渚二離揚

清暉

善曰鸞離喻王何也蘭渚喻中書也王逸楚辭序曰蚪龍鸞鳳以託君子漢書曰長麗前挾光耀明

巨瓚曰長離靈鳥也二離日月也

齊曰離之精為鸞鳳喻君子也蘭渚比中書省揚謂揚舉清風以生光輝

也攜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

善曰毛詩曰攜手同行西都賓曰玉階彤庭毛詩曰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曹植娛賓賦曰丹帷璫以四張良曰玉階丹帷皆天子之殿庭

金璫綴惠

文煌煌發令姿

善曰董已輿服志曰侍中冠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為文漢書曰昌邑王賀冠惠

文冠音義曰今侍中所著也服虔通俗文耳珠曰瑤  
向曰瑤耳珠也惠文冠名煌煌光也言冠文彩增發於

令善之姿容也斯榮非攸庶繾綣情所希豈不企高蹤麟趾邈

難追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庶冀也廣雅曰希庶也司馬彪莊子注曰企望也蔡邕袁陽碑曰邈矣高蹤孰

能尅茲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銑曰此榮非庶幾

所能及但親密之情是所希望豈不慕高軌但蹤跡邈

遠難可臨川靡芳餌何為守空善作坻善曰芳餌以喻

曰徒臨川以羨魚吳越春秋大夫種曰深川之魚死於

芳餌餌魚食也莊子曰任公為大釣倍牛以為餌淮南

子曰黃帝化天下也漁者不爭坻翰曰餌釣肉也坻  
河岸也言釣者無餌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

也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善曰槁葉自喻也毛詩曰  
擇兮擇兮風其吹女鄭玄

曰木葉槁得風乃落毛詩曰逝將去女毛萇詩傳曰違離也濟曰咸時出為冀州刺史將發如枯槁之葉待

風之飄也違君能無戀尸素當言歸善曰韓詩曰何謂逝往也

違君能無戀尸素當言歸

素餐素者質朴但有質朴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

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毛詩曰言旋

言歸良曰離君豈能無眷戀但自恨尸祿素餐當歸也歸身蓬葦廬樂道以忘飢

善曰劉向雅琴賦曰潛坐蓬廬之中禮記孔子曰儒有華門圭竇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毛萇曰言可以

樂道忘飢向曰蓬葦廬草菴也言進則無云補退則歸此以樂先王之道將忘其飢也

恤其私廣雅曰漢書諸葛豐曰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

補謂以言補闕恤但願隆弘美王度日清夷善曰東觀漢記陳元

私謂憂其家私

但願隆弘美王度日清夷

漢記陳元

上疏曰抉瑕擿疊掩其弘美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招之  
詩曰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仲長子昌言曰警蹕清  
夷良曰但願二子盛大美之道  
為王之法度日益清平夷平也

### 荅傅咸五言

郭泰機

善曰傅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之士不知余無能為益以詩見激切可

施用之才而況沉淪不能自拔於世余雖心知之而末如之何此屈非復文辭所了故直

戲以荅其詩云

向同善注

皎皎白素絲織為寒女衣

善曰素絲喻德寒女喻賤也傳咸贈詩曰素絲豈不潔寒

女難為容崔駰七言曰皛皛練絲退濁汙曹植閒居賦曰願同衾於寒女銑曰皛皛潔白也素絲喻才也寒

女衣者謂己賤而負美才

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

善曰言不見用也傳咸贈詩曰

貧寒猶手拙操杼安能工古詩曰札札弄機杼向曰秉執也言雖巧不得機杼執之猶有才而不見用也

天寒知運速况復鴈南飛

善曰言歲之方晏以喻年之將老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

雪既降楚辭曰鴈雍雍而南遊濟曰言天寒日月速而鴈南飛逐暖所以多感也

衣工秉刀尺

棄我忽若遺

善曰衣工喻傅咸也張衡髑髏賦曰飛鋒曜景秉尺持刀毛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

遺

良曰刀尺謂執政事也執其刀尺棄人之寒如遺者也

人不取諸身世事焉所

希

善曰言凡人皆不能恕己及物取之於身故世間之士安可冀而相薦乎周易曰近取諸身向曰言人

不能反身自求當代之事焉所希冀也

况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飢

善曰言已朝餐

而忘我飢猶居貴而遺我賤  
銑曰朝餐謂咸  
先食祿也何由知我飢者刺咸不怨己及人也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五言

陸士龍

善同向注 向曰集云為顧彥先贈婦  
二首為婦答亦二首此是婦答而云贈

婦集者  
悞也

悠悠君行邁

五臣

妾獨止

善曰毛詩曰悠悠南行  
又曰行邁靡靡又曰獨

行  
煢

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

子

善曰上林賦曰妖冶閑都毛詩曰西人之子粲粲衣  
服又曰彼都人士鄭玄儀禮注曰女子子者女子也

別於男也  
粲衣服鮮明貌

濟曰煢煢孤也妖冶美貌  
粲亦美也人子士女也

雅步擢纖腰

巧笑發皓齒佳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

善曰雅閑雅謂妖麗也許慎淮

南子注曰擢引也毛詩曰巧笑倩兮楚辭曰美人皓齒嫋以嫋戰國策司馬喜曰趙佳麗之所出高誘曰佳大

也麗美也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良曰京遠蒙眷室纖麗良可美也衰賤何足紀錄妻自謂也

顧言銜恩非望始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鄭玄曰顧念也左氏傳鄭伯曰非所敢望魏文帝

哀已賦曰蒙君子之博愛垂過望之涯恩翰曰遠蒙眷顧言謂夫先寄詩也銜恩謂銜此恩德不敢冀望如

此者也

浮海難為水游林難為觀

善曰林海以喻上京也言遊上京難為容色也孟子曰觀

海者難為水銑曰言夫在京所見既廣難為容態也

容色貴及時朝華忌日晏



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榮

善曰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古詩曰盈盈樓上女皎皎當

牕牖毛詩曰彼姝者子又曰有女懷春毛萇曰懷思也毛詩曰今夕何夕見此榮者國語曰女三為榮賈逵曰

榮亦美貌向曰忌畏晏晚也言容色貴及其時朝華木槿也木槿花暮落故云畏日晚也皎皎明淨貌彼姝

謂彼都美人也灼灼盛貌懷春如春華之美西城善雅舞總章饒清彈

善曰陸機

洛陽記曰金墉城在宮之西北角魏故宮人皆在中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尚衣能歌舞一時冠絕孫盛

晉陽秋傳隆議曰其總章伎即古之女樂齊曰西城總章皆出伎樂

鳴簧發丹脣朱絃

繞素腕

善曰毛詩曰吹笙鼓簧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洛神賦曰攘

皓腕良曰簧笙也朱絃謂箏琴也素腕在上彈故云繞也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霧

散華容溢藻幄哀響

五臣作音

入雲漢

善曰張衡舞賦曰裾若飛燕袖如迴雪徘徊

徊相侔譬若電伐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洛神賦曰華容阿那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也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張湛曰二人薛秦之善歌者向曰輕裾雙袂運轉微速猶電霧矣藻幄謂飾之以文也入雲漢言哀響之遠也

知音世所希非

君誰能讚

善曰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孔安國論語注曰稀少也希與稀通釋名曰稱人

之美曰讚也

棄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煥

善曰北辰言不移也玄龍喻美

銑同善注

女也言棄彼北辰之心而問此玄龍之色譏好色而不好德陸雲代彥先贈婦詩曰何用結中欸仰指北辰星石氏星讚曰軒轅龍體主后姬然此唯取衆姬即指西城總章宮人不論於后也龍色多玄故取以喻向曰

北辰星不移動喻己也玄龍喻美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

賤

善曰毛詩序曰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濟曰時暮謂老也復何言自歎也言容華衰落於理當見賤也

荅兄機

五言 向曰機自吳王郎中寄詩與雲故有此荅

陸士龍

善曰士衡前為太子洗馬時贈別士龍今荅之

悠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

善曰機贈詩曰行矣怨路長愁馬傷別促鄭玄禮記注曰

極盡也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促會長良曰悠行極至也言行遠塗路可至別則在近所會之時則長也

銜思

善作

懋行邁興言在臨觴

善曰機詩曰指塗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毛詩曰

念彼恭人興言出宿行也興此思懋之言在臨觴也

翰曰邁

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

梁

善曰言己心有絕濟而可旋機行無河梁而可涉也  
 韋昭漢書注曰直渡為絕爾雅曰濟渡也機詩曰我

若西流水子為東峙岳故云南北以報之楚辭曰江河  
 廣而無梁銑曰南津北渚謂當時送別處絕濟無梁

皆無橋也

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

善曰言己形雖留而神  
 實往故曰神往同逝言

之感形留悲參商之隔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  
 伯曰閼伯季曰實沉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  
 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沉于大夏主參唐人  
 是因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為晉星法言曰吾不觀參  
 辰之相比也向曰魂神隨兄往而形  
 留此如參辰之不相見也商辰星也

衡軌若殊迹牽

牛非服箱

善曰機詩曰安得同攜手契闊成驂服故荅  
 云衡軌若殊其迹則類牽牛不以服箱也毛

詩曰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濟曰衡軌也軌車後木也  
 牽牛星也箱亦車也兄弟相依當如衡軌而今殊迹牽

牛有名不堪服車亦猶有兄弟之名而不得同聚

荅張士然

五言 良曰張士然平吳後入洛有贈雲雲故荅之

陸士龍

行邁越長川飄飄冒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

善曰

新序孔子張曰臣犯霜露冒塵埃曹植出行曰蒙霧犯風塵鄭玄考工記注曰冒蒙也西都賓曰與海通波楚

辭曰朝發枉渚又曰哀江介之悲風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 翰曰激急也枉渚曲渚也丘墓榛棘也

修路無窮迹井邑自相循

善曰周禮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廣雅曰循從也 銑曰

修長窮極 循順也

百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鄰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刺史

史威邁百城禮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論語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晏子春秋曰願有良鄰則見君子也向曰百城郡也言風俗各異無親善之鄰謂吳漢之異歡舊難假合風土豈

虛親感念桑梓域

善作城

髣髴眼中人

善曰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楚

辭曰時髣髴以遙見魏文帝詩曰回頭四向望眼中無故人濟曰歡舊既殊風土又異不可假合虛親也感

此憶桑梓而思見親識也

靡靡日夜遠眷眷懷苦辛

善曰毛詩

曰行邁靡靡毛萇曰靡靡行貌也韓詩曰眷眷懷顧古詩曰輶軻長辛苦良曰眷眷顧之將深也

答盧諶

四言并序善作并書

劉越石

善曰王隱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靖王之後也初辟太尉掾西秦王府未就

尋為博士未之職永嘉中為并州刺史與盧志親善志子謏珉先辟之後為從事中郎段

匹碑領幽州求為別駕謏賤詩與珉故有此荅珉竟為匹碑所害也良同善注

琨頓首

五臣重有頓首二字

捐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

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

五臣作喜善曰張平子書曰酸者

不能不苦於言漢董仲舒對策曰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玩猶愛弄也向曰思事則悲閱文則喜

歡

然以喜

五臣無此一句

昔在少壯未嘗檢括

善曰蒼頡篇曰檢法度也薛君韓詩

章句曰括約束也

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

五臣作喜

阮生之放曠怪

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

五臣作所由而至

善曰老莊老聃莊周也阮生嗣宗也

莊子有齊物論臧榮緒晉書曰阮籍放誕不拘禮教蒼  
頡篇曰曠疎曠也列子曰身非愛之所能厚身亦非輕  
之所能薄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非順也亦自厚自  
薄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非順也亦自厚自薄  
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  
亡安危則謂都亡所信亡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  
哀奚樂之謂也銑曰老子莊周之書以大小是非為  
一貫阮生阮籍也執性不以法俗自拘言少縱誕慕此  
齊物放曠之事以為  
厚薄哀樂不關於心  
之貌也揚雄國三老歲曰負乘  
覆餗姦寇侏張翰與侏古字通  
友彫殘善曰崔鴻前趙錄曰劉聰僭即位于平陽又曰聰遣從弟曜攻晉破洛陽又曰遣子粲攻長安  
陷之下詩曰未輟爾駕已墜  
我門二族俱覆三孽並根  
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  
此

自頃翰

由知

張因於逆亂

善曰翰張驚懼

國破家亡

五臣作家國破亡

親



句善置在負杖行吟下

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

善曰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獨處

禮記曰公叔禺人遇負杖者楚辭曰屈原行吟澤畔毛詩曰逢此百憂

濟曰塊然獨居貌哀謂哀其國家殘

喪憤謂憤其賊臣寇亂也

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排終身之

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

可得乎

善曰刻漏也說文曰以銅盆受水分時晝夜百刻也毛萇詩傳曰彌終也良曰排推慘憂也

刻謂刻之數也一日一夜一百刻數刻謂少時也銷除也言舉酒破悲涕以為笑推一世之憂求少時之樂亦

猶以一丸之藥而欲銷彌年之疾豈可得也

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

善曰蘇武答李

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

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

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

善曰

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孫卿子曰和氏之璧為天下之寶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良曰郢楚也隨隨侯也和璧明珠雖出隨楚其寶玩亦不專在於隨楚此喻諶不得獨留於

琕處也

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爾

善作耳

然後知聃周之

為虛誕嗣宗之為妄

善作忘也

作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誕欺也

銑曰聃老子

名周莊子名也我慕齊物縱誕之事遭此逆亂至於分析始知彼為虛妄也

昔騶驥倚輶於

吳阪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

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昔騶驥駕鹽車上吳阪

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己也今僕屈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乎思玄賦曰

馬倚輈而徘徊鄭玄考工記注曰輈輈也古今地名曰  
冥零坂在吳城之北今謂之吳坂良王良也王良無遇  
驥之事因伯樂而連言之孔融薦禰衡表曰飛兔騁  
良樂之所急也翰曰騄驥古之良馬也良樂孫陽也  
昔人以驥馬駕鹽車馬倚輈而不肯行遇孫陽以已馬  
易得竟為天下駿此喻琨不能知諶而匹碑知之也  
百里奚五臣有非字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

之矣助之而已

善曰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僕聞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

而智於秦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漢書曰揚雄以為遇不遇命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助勉也濟曰今君遇之

謂諶見用於匹碑也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久廢

戒令勉力無二心也

則無次

善曰鄭玄儀禮注曰屬綴也良曰次

想必欲

其一反故稱

證赤

指送一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

頓首頓首

善曰稱旨稱其意旨也毛萇詩傳曰適祇適也久罹厄運故述喪亂多感恨之言也

曰諶寄詩於琨故亦思琨一反報指意也琨故稱諶意報此一篇言已詩由拙但足益明來詩之美

厄運初邁陽爻在六

善曰言晉之遇災也周易曰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陽爻在六

謂乾上九也

銑曰遯遇也在六謂乾卦第六

乾象棟

傾坤儀舟覆

善曰乾坤謂天地左氏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壞崩僑將厭焉戰國

策或謂公叔曰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

翰

曰棟屋也天覆如屋地載如舟天地傾覆喻晉之崩亂

橫厲糾紛羣妖競逐

善曰言劉聰之構逆也橫厲從橫猛厲也糾紛亂貌也楚辭曰擢舟

航以橫厲范曄後漢書岑彭曰四方蜂起羣雄  
競逐濟曰厲危也羣妖謂劉聰等為亂也  
火燎神

州洪流華域

善曰火燎洪流以喻亂也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地方千里

名曰神州孟子曰洪水橫流氾濫天下濟曰神州華域皆帝鄉也洪流大水也喻羣賊橫亂競相奔逐如大水燎火之漂焚而為患於其中國也  
彼黍離離彼稷育育哀我皇晉痛在

其目

其一善作痛心在目善曰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毛萇詩傳曰育長也左氏傳呂相曰是用

痛心疾首也良曰離離長大貌育育生長貌皇大天也哀我大晉宗廟皆生黍稷故痛心在於目前也

地無心萬物同塗禍淫莫驗福善則虛

善曰無心謂無心愛育萬物即

不仁也同塗謂皆為芻狗也尚書曰天道福善禍淫向曰塗道淫過也天地萬物同歸一道為禍過者亦無

驗為福善者亦無徵數今盜賊為禍受福而晉室為福受殃也逆有全邑義無完都英

慈夏落毒卉冬敷

善曰逆謂劉聰義謂晉室英藥以喻

曰善馬香草以配忠貞惡禽醜物以比讒佞也

逆者全其邑境為義者亡其都郭英藥喻賢良也毒卉

喻亂賊也夏落謂賢者如彼龜玉韞櫝毀諸善曰論語

天枉冬敷謂寇賊橫盛如彼龜玉韞櫝毀諸孔子曰虎

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又曰有美玉於

斯韞櫝而藏諸馬融曰韞藏也銑曰龜玉謂國寶也

韞藏匱匱也國寶在於天子以賢芻狗之談其最得乎

為匱匱而今毀之者輔佐之過也

其二善曰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

仁以百姓為芻狗結芻為狗也言天地不受萬物類祭

祀之棄芻狗也然此與談老者不同彼美而此怨耳

翰曰芻狗草狗也解者列於地以祈福其始也被文繡

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行者踐首樵者取爨亦猶  
晉盛人所貴及衰人所棄故云此談最得其理

咨余

軟

奴

弱弗克負荷

善曰漢書曰王尊之子伯為京兆尹軟弱不勝任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

有言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濟曰咨嗟也自歎軟弱不能負荷國家之事使存興也 愆釁 善作

仍彰榮寵屢加威之不建禍延凶播

孔音波協韻善曰

誓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豐瑕隙也威之不建謂為聰所敗而父母遇害也凶播琨自謂也言遭凶禍而遷聲

類曰播散也良曰愆過釁瑕仍重彰明也謂忠不能

存國孝不能存家是瑕過重明也榮寵數加謂為太尉

并州刺史也威之不立 忠墮于國孝愆于家斯罪之積

如彼山河

善曰范曄後漢書世祖誠馮勤曰能盡忠於國又明帝詔曰陰興在家仁孝杜預左氏傳

注曰愆失也山河言高深也毛詩曰如高山如河  
向曰言喪國亡家之罪其積如山河之高深也

斯釁

善作

之深終莫能磨

其三

善曰毛詩曰白圭之玷尚  
可磨也銑曰此瑕至深不可能

磨滅

郁穆舊姻嬖

典

婉新婚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琨妻  
即諶之從母也新婚未詳

毛詩曰不思舊姻又曰嬖婉之求又曰覲爾新婚濟

曰郁穆嬖婉和美貌姻親也舊姻謂與諶父舊相親也

新婚與諶如兄弟也詩云

不慮其敗唯義是敦

善無此  
二句

燕爾新婚如兄如弟也

裏糧攜弱匍匐星奔

善曰左氏傳晉趙穿曰裏糧坐甲  
固敵是求毛詩曰凡民有喪匍匐

救之星奔言疾也

良曰慮憂敦勉也謂諶昔不憂敗

亂勉力於義提攜父母投於琨星奔匍匐言困而急也

未輟爾駕已隳

五臣  
作墮

我門二族偕覆三孽並根

善曰王  
隱晉書



曰劉聰圍晉陽令狐泥以千餘人為鄉導琨來救猗盧未至太原太守高嶠反應聰遂琨琨父母年老不堪鞍馬步擔不免為泥所害何法盛晉錄曰劉琨悉害諶父母三孽謂琨之兄子也張晏漢書曰孺子為孽一日為劉聰劉曜劉粲也班固漢書曰三孽之起本根既朽音義曰孽木斬而復特生喻魏齊韓滅而復更生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孽猶樹之孽生者也向曰輟止墮壞也爾之來駕未止亂賊已壞我家也二族謂琨諶兩家俱被滅亡也三孽謂劉聰劉曜劉粲等作亂同是一宗故知並根也

長慙舊孤永負冤魂

其四善曰結上二句也舊孤謂三孽也冤魂謂二族也王隱晉書曰琨遣兄子演領兖州石勒圍演於三臺突圍得免後演治稟丘遂不守兄少子及演妻息盡為所虜也銑曰舊久也長耻久老為孤未能復父之讎也是負

亭亭孤幹獨生無伴綠葉繁縟柔條修罕

善曰孤幹孤生

之竹以喻謔宋王笛賦曰奇篠異幹王逸楚辭注曰伴侶也說文曰繁縟采飾也宋王笛賦曰罕節簡枝翰

曰亭亭孤直貌以喻謔幹謂桐朝採爾實夕將零爾竿竹也綠葉柔條言才能茂盛也

協韻公竿翠豐尋逸珠盈椀善曰字林曰竿木挺也豐

旦切過於衆類盈椀言多也濟曰採將皆取也豐多尋長

逸置也珠桐竹實也言謔道德之實消我憂憂急用緩

多採取盈椀椀小器琨自喻也

逝將去矣善作庭虛情五臣滿其五善曰去謂之匹

去女白虎通曰哀痛憤滿良曰言我急憂是用爾

道消之令緩往將去我矣使憤怨之情滿於虛庭也

滿伊何蘭桂移植善無此茂彼春林瘁此秋棘善曰春

林善曰春

喻

匹碑秋棘琨自喻也 向曰蘭桂喻君子也

有鳥翻飛

不遑休息匪桐不棲匪竹不食

善曰鳥謂鳳以喻諶也 毛詩曰肇允彼桃蟲攸

飛惟鳥鄭玄毛詩箋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

不食括地圖曰鳳凰食竹實 銑曰有鳥喻諶也言鳥

明之君也棲食喻食祿也 永戢東羽翰撫西翼 善曰戢

高飛也 翰曰東謂幽州也 撫舉也言高舉去并州也

我之敬之廢歡輟職

其六 善

曰毛詩曰我之懷矣又曰敬之敬之 濟曰輟止也廢歡止職思之深也

音以賞奏味以殊

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之子之往四美不臻

善曰呂氏春秋曰鍾

期死而伯牙乃破琴絕絃以為世無復賞音者也淮南子曰珍其味人之所美也左氏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

足志文以足言家語孔子曰言說者情之導也王肅曰所以導達其情也毛詩曰之子于征四美音味文言也良曰暢達臻至也音聲為賞識者所奏滋味以殊異而珍重文章之作以明其言其言之作以達於神之子謂謔也自謔之往無相澄醪覆觴絲竹生塵素卷莫啓知不復至此四美也

幄無談賓既孤我德又闕我隣其七光光段生出幽遷

喬善脫此資忠履信武烈文昭善曰澄醪絲竹謂音味也淮南子曰酒澄而不

飲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談賓謂文言也臧榮緒晉書曰鮮卑段匹磾自號大將軍揚雄侍中箴曰光光常伯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楊倫出幽升喬寵以蕃傅間居賦曰資忠履信以進德漢武帝贈故朱崖太守董廣詔曰伐叛柔服文昭武烈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向曰醪酒也生塵

不執玩也啓開也幄帷帳也設賓辯論之賓自謙之去  
更不為酒樂書談之事是孤闕我隣近之德也 銑曰

段生段匹碑也言能資履忠信明 旌善作 弓驛驛興馬

翹翹善曰孟子曰夫招大夫以旌左氏傳陳敬仲曰詩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杜預云逸詩也翹翹遠也

毛詩曰驛驛角弓毛萇曰驛驛調利也 乃奮長縻是轡  
翰曰旌旗也驛驛調弓貌興車也

是鑣何以贈子竭心公朝何以叙懷引領長謠 善曰廣

雅曰縻索也說文曰鑣馬勒傍鐵也毛詩曰何以贈之  
鸛鵲賦曰苟竭心於所事曹子建求親親表曰執政不

廢於公朝也左氏傳云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  
幾乎 濟曰奮振也長縻喻厚祿也以厚祿縻謹使控

鑣轡而往也贈子謂贈謚言也竭盡也今盡心公  
朝也叙懷叙己懷也引領謂延頸望謚而長歌也

重贈盧諶

五言

善曰臧縈緒晉書曰琨詩託意非常想張陳以激諶素無奇略以常詞

酬琨良曰前詩未盡復有此贈勸諶欲共輔晉室也

劉越石

握中有懸壁

五臣作

本自荆山璆

善曰懸壁縣黎以為壁以喻諶也琴操下

和歌曰攸攸沂水經荆山兮穴山采玉難為功兮孔安國尚書傳曰璆王也向曰玄璧瑞玉也荆山出玉之

山璆美玉也

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

平聲協韻善曰史記曰太公

望以漁釣奸周西伯將出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六韜曰文王卜田史編為卜田于渭之陽將大得非龍非虜非熊非羆非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答賓戲曰周望兆動於渭濱

向曰太公名也叟老也太公  
隱釣於渭水之濱濱水際也  
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

善曰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更始既至雒  
陽以世祖為大司馬使安集河北禹聞之自南陽發北  
徑渡河追至鄴謁上見之甚驩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  
遠來寧欲仕耶禹曰不願也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  
之猶有感激周易曰同氣相求  
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

侯

善曰漢書曰陳平從高帝擊韓信至平城為匈奴所  
圍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南

過曲逆詔御史封平為曲逆侯又曰冒頓圍高帝於白

登七日如淳曰平城旁高之地若丘陵者也又曰沛公

從百餘騎見羽鴻門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  
羽不應有頃沛公從間道走軍使張良留謝  
翰曰曲

逆平所封地名留良  
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  
善曰左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顓頊

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魏武子魏犢也

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此五人賢而有大功也左氏傳

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杜預曰

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讎善曰

中鉤濟曰同善注

晉文齊桓公也黨謂五賢讎謂射

鉤也良曰伯長黨朋讎仇也

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

善曰數子謂太公已下也言數子皆能陳謀以

靜亂故已想之而共游論語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

復夢見周公向曰撫持也數子同善注中夜撫枕數

息想得與之同游言我衰矣不能夢

聖人周公之徒為我陳策以匡晉室

誰云聖達節知命

故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邱

善曰毛萇詩傳曰云言也左氏傳曹子臧



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公羊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孔子曰孰謂來哉孰謂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袍銑曰誰言聖達之人知命無憂苦則孔丘亦抱麟而泣麟瑞獸魯哀時西狩獲之狩獵也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宣孔子謚尼字丘名也

不我與去乎若雲浮

善曰家語曰孔子云修事而能建業注曰建功業夕陽西流喻將老

之人也嵇康幽憤詩曰時不我與雲浮言疾也翰曰琨思復晉室故云功業未立也夕陽謂晚景喻己之老也歎時節易度如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善曰劉楨雲過也浮過也

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

善曰劉楨與臨淄侯

書曰肅以素秋濟曰隕落也秋西方白也故曰素秋朱實繁花將就而為勁風素秋摧落也喻已事欲立而遭寇賊破狹路傾華蓋駟摧雙輶善曰劉歆遂初賦敗傾倒也

狹路傾華蓋駟摧雙輶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

說文曰輶輶也

濟曰華

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

善曰

蓋車蓋也駭驚摧折也

應劭漢書注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濟曰百鍊之鐵堅剛而今可繞指自喻經破敗而至柔弱也

贈劉琨并書

四言五臣作并序

盧子諒

良曰諒在路被劉聰破遂將妻子往并州投琨後在段匹磾處憶琨前恩故贈

此詩也

故吏從事中郎盧諒死罪死罪

善曰傳子曰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

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稱故吏漢書音義張晏曰人臣上書當昧犯死罪而言向曰琨常辟諒故稱

故吏從事中郎昔嘗任此官也

諒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

靜退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鄭玄周禮注曰任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銑曰短弱在

罕希也言受性凡劣當世希用故任自然以崇退靜

在

木闕不材之資處鴈乏善鳴之分

善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

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

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故人之家故人

喜令豎子殺鴈烹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

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山

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

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矣材與不

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晉灼漢書注曰資材

量也分謂已所當得也翰曰山木以不材而壽鴈以

能鳴而全方之於木則闕其不材比之於

鴈則乏其善鳴退不如木進不如鴈也

卷異蘧子愚

殊甯生

善曰論語曰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

濟曰

匠者時時不免饌

仕賓

善曰言在木闕不材故匠者時時在鴈乏善鳴

同善注

故不免饌賓莊子惠子謂弟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匠者不顧廣雅曰饌進食也饌與騷同良曰同善注

喻己為匹碑時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善曰宋

眇不免充饌也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善曰宋

圖注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自奉清塵于今五稔善

向曰得蒙接事謂從事中郎也自奉清塵于今五稔善

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然行必塵起不敢指斥尊者故

假塵以言之清尊之也左氏傳叔向曰所謂不及五稔

者杜預曰稔年也向曰奉清塵者謨明之效不著候

言得從後塵也稔熟也五稔五年也謨明之效不著候

人之譏己以善作彰善曰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毛

詩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詩曰彼候

人

之譏己以善作彰善曰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毛

人兮何戈與祿 向曰候人荷戈於道路之人言  
我謨明之功不能昭著道路譏謗早已彰露也

大雅

含弘量苞山藪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  
間獻王近之矣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

咸亨左氏傳伯宗謂晉侯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  
曰大雅君子謂琨也含弘所容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

苞括

山藪加以待接彌優款眷逾昵與去運籌之謀厠讌私

之歡

善曰廣雅曰款誠也爾雅曰昵近也漢書高祖曰  
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毛詩曰諸父兄

弟備言燕私 翰曰優厚款愛也言待接益  
厚愛眷逾近參預帷幄之謀得偶私宴之樂 綢繆之旨

有同骨肉

善曰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纏綿也  
骨肉謂父子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

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 濟曰綢繆相  
親也旨意也同骨肉者謂琨以謚為兄弟也 其為知

已古人罔喻

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也

昔

聶政殉嚴遂之顧荊軻慕燕丹之義意氣之間靡

善作靡

軀不悔雖微達節謂之可庶

五臣作度聶政避仇如齊

善曰史記曰

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恐誅亡去游至齊因為聶政言曰竊聞足下義甚高臣之仇韓相俠累欲使人刺之終莫能就聶政乃獨行仗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又曰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而求為報秦王者荊軻遂見太子太子曰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荊軻曰誠得樊將軍首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謝承後漢書楊喬曰侯生為意氣刎頸楚辭曰子胥諫而糜軀比干忠而剖心說文曰靡爛也靡與糜古字通

左氏傳曹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良曰聶政荆軻刺客也同善注二人皆以意氣相感糜爛其身亦不

悔矣雖無上聖達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故委身之日節可謂不失法度

夷險已之

善曰毛萇詩傳曰懷思也委身猶委質也左氏傳孤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夷險喻治

亂也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杜預左氏傳注曰已猶決竟也銑曰苟且也言且曰有情之人誰能不

思思也委身之日謂事現時也夷平已與也言平險與之同也事與願違當忝外役遂

去左右收迹府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興哀始素終玄墨

翟垂涕

善曰役謂別駕也對琨故謂之外嵇康幽憤詩曰事與願違邁茲淹留廣雅曰違背也論衡曰

王充以章和二年罷州役淮南子曰楊子見遠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可以黃

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翰曰忝辱也外役謂事匹磾去現之左右也收迹迹府朝謂現為司空三公有府朝也楊朱見岐路乃歎曰本同末異人亦當然故興哀也墨翟見素絲而泣曰入玄則玄豈直絲染人亦有焉諶言不能遂初始之情而變也分乖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

于善作茲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覩絲而後歔歔哉善

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廣雅曰迫急也楚辭曰泣歔歔而沾衿王逸曰歔歔啼貌也濟曰歔息也言自古分離事皆然至於感傷之道有逼迫於此者何必視岐路覩素絲而後悲哭也奚何也歔歔悲也

仰惟先情俯覽今遇感存念亡觸物增眷善作眷戀善曰先謂諶

父也今謂現也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良曰先情謂亡者今遇謂見遇者感念二途逢物則重心增戀



也

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

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至於盡

言邪

善曰周易繫辭文能盡意況有不得

向曰書本非能盡言言本非

不勝猥懣

莫本

謹貢詩一篇抑不足以揄揚弘美亦以攄

其所抱而已

善曰廣雅曰猥衆也王逸楚辭注曰懣憤也班固兩都賦序曰雍容揄揚著於後嗣

東觀漢記

陳元上疏曰扶瑕摘璽掩其弘美抱或為挹

銑曰猥懣猶煩怨也貢獻揄引揚說攄舒也言不勝

煩怨敬獻此詩不足引說大美之若公肆大惠遂其厚

事但舒其所抱蘊結而已弘大也

恩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違離之意

善曰左氏傳王使富辛如晉曰伯父若肆

大惠杜預曰肆展也廣雅曰遂竟也漢書劉向曰蒙漢厚恩莊子孔子謂漁父曰邱竊侍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也翰曰遂行錫賜也咳唾之音謂幸琨荅詩慰此離閤之意則所謂咸池酬於北

里夜光報於魚目

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

靡靡之樂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鄭玄曰魚目亂真珠濟曰咸池堯樂北里紂樂夜光寶珠也言琨能

酬詩是以雅樂寶珠而報其淫聲魚目也謔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謔死罪死

罪善曰左氏傳鄭伯曰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良曰雖有所願不敢望其益也

濬哲惟皇紹熙有晉振厥弛維光闡遠韻有來斯雍至

止伊順

善曰皇謂懷帝毛詩曰濬哲維商爾雅曰紹繼也又曰熙興也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荅頌篇

曰闡開也韻謂德音之和也毛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向曰濬深哲智振舉弛解雍和伊是順從也言懷

帝有深智之德能紹興晉統舉其已解之綱三台擣朗開先帝之遠風有來至者皆和順而從之

四岳增峻

其一善曰漢書曰北斗魁下六星兩兩而此曰三能也色齊為和不齊為乖說文曰擣

舒也尚書帝曰諮四岳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銑曰三台星名也其色齊明則

君臣和四岳諸侯也峻高也伊陟佐商山甫翼周言現為刺史得人故云高也

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格于上帝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也翰曰伊陟殷賢臣也仲山甫周賢臣

也佐翼謂弘濟艱難對揚王休善曰尚書王曰用敬保輔弼也

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濟曰對答休美苟非異德也賢者能大濟艱難之事答揚王之美命也

曠世同流加其忠貞宣其微猷

其二 善曰言現之德苟不異於昔賢雖復與

之曠世若同一流也班固議曰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廣雅曰曠遠也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

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毛詩曰君子有微猷良曰微美猷道也且非異德謂琨與伊陟山甫不異雖遠代若

同一流又加忠正宣伊謏宗昔邁嘉惠申以婚姻著

以累世

善曰爾雅曰邁遇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迷暢往事左氏傳呂相曰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婚

姻范曄後漢書孔融謂李膺曰與君累世通家向曰陋宗謂卑陋之姓婚姻謏妹嫁琨弟也著明也累世從

父至義等休戚好同興廢孰云匪諧如樂之契

其三 善曰左

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爾雅曰諧和也說文曰契大約也向曰義善

戚憂也言相為好憂美興廢皆同之  
契合也誰謂不能如樂聲之和合也  
王室喪師私門播

遷善曰喪師謂為劉聰所敗也左氏傳會于洮謀王室  
國語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法言曰屈國喪師戰國

策曰破公家而成私門列子曰岱輿員嶠二山沉於大  
海仙聖播遷者巨億計也聲類曰播散也銑曰王室

晉室也喪師劉聰破洛陽也望公歸之視險忽艱善曰  
遷移也謂謀散移奔琨也

傳晉趙孟曰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通吳季重與曹丕書  
曰雖云幽深視險若夷翰曰謂望琨歸之也將輕忽

其艱險茲願不遂中路阻顛仰悲先意俯思身愆其四  
善曰阻

顛謂謀父為劉粲所害也翰曰中路阻顛謂被  
賊害父母也仰悲父母遇害之事乃身之過也大鈞

載運良辰遂往瞻彼日月迅過俯仰善曰鵬鳥賦曰大  
鈞播物孔安國尚

書傳曰載行也莊子曰天道運行楚辭曰吉日兮辰良鄭玄儀禮注曰遂猶因也毛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莊子老聃謂崔瞿曰其疾也俛仰之間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俯也齊曰大鈞造化也載則運移也言造化則移良時日月之度迅感今惟昔口存心想借曰如昨忽疾如俯仰之間也

為疇曩

其五善曰毛詩曰借曰未知蒼頡篇曰昨隔日也爾雅曰曩久也良曰感傷今時思昔在

現處不離心口也借假也疇曩昔遠也言日月假如昨時忽成昔遠疇曩伊何逝者彌疎

善曰呂氏春秋曰死者彌久生者彌疎良曰伊是逝往也疇曩是何自問也言已往之事大理益疎也曩昔

也溫溫恭人慎終如初

善曰恭人謂現也毛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老子曰慎終如

始則無敗事銑曰溫溫寬柔貌終始如初不變易也

覽彼遺音恤此窮孤譬彼

樛木蔓葛以敷

其六 謚自謂也

善曰遺音謂謚父之言也窮孤

獨以逮不足范曄後漢書曰何敞謂宋由曰節省浮費

賑恤窮孤樛木喻現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

曰遺音謂現先遺謚詩有憂恤之意樛木枝下

曲者蔓葛依此敷布也謚自言附現而起也

妙哉蔓

葛得託樛木葉不雲布華不星燭承侔卞和質非荆璞

善曰妙猶微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薛君韓詩章句曰

承受也謂受恩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韓子曰楚卞和

氏得璞王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武王也濟曰妙哉

歎美蔓葛得託樛木之上不雲布謂疎薄也不星燭謂

不光明也侔齊也卞和獻玉之人因以為玉名言

蒙現奉承齊卞和之玉而我之質非荆山之璞也

尤良用乏驥騄

其七 善曰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邾無恤御簡子杜預曰邾

無恤王良也尤與郵古字通良曰尤良王良也衛太子所親之臣驥騶駿馬也言我受眷顧同王良才用乏

於駿也承亦既駕眷亦既親飾將駕猥方駕駿珍善曰方

相被飾亦曰獎禮記曰凶年乘駕馬廣雅曰駕駘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猥總凡也西京賦曰方駕授轡鄭玄儀

禮注曰方併也駕以方駿猥以方珍也賈逵國語注曰珍寶也向曰駕猥惡馬也以喻己也駿珍喻賢良也

方齊也言奉眷親厚得方駕賢良同游也弼諧靡成良謨莫陳無覲冀狐趙

有與五臣其八善曰尚書曰謨明弼諧五臣之從晉文猶謨之事劉氏無敢望同狐趙之立大功

有志與彼五臣俱履危厄賈逵國語注曰覲望也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

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此五臣也銑曰弼輔五臣奚諧和也輔和之道不成良謀妙策無可陳述



與契閣百罹

五臣作羅契閣逢於百罹

善曰言五臣何故敢與五臣

生之後逢此百離毛萇曰離憂也離一作罹翰曰奚何也百罹謂百憂也言五臣與文公同契閣憂苦亦同

我與現身

身經險阻足蹈幽遐

善曰言己與五臣同也左氏傳楚子曰晉侯險

阻艱難備

義由恩深分隨昵加綢繆委心自同匪他

九其

善曰分猶節也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纏綿也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委心歸計願子勿辭毛詩云

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濟曰昵近也言

昔在暇日妙尋

通理尤彼意氣狹

善作

是節士

善曰孟子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也言

昔日以意氣而殞命皆非正道故尤而使之薛君韓詩章句曰尤非也謝承後漢書楊喬曰侯生為意氣刎頸

又曰節士鮑昂有鴻漸浮雲之志慎子曰世高節士  
良曰昔在閒暇之日尋其通達之理方知以意氣而亡

宗立節而墮命皆非正道情以體生感以情起善曰言

意氣節士之流思情以體信而乃生感向趣舍同  
曰體親也情緣親生感激之理自情而起善

要窮達斯已其十善曰言既感厚恩而吉凶惟命

六韜太公謂武王曰夫人皆有性趨舍不同喜怒不等

趨猶向也舍猶置也列子孔子曰修一身任窮達所謂

樂天知命之無憂者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

樂達志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向曰趣進舍止也  
言進止之理不能激射而取也但任  
窮通於此而止謂止於匹磾處也  
由余片言秦人是

憚善曰史記秦繆公問內史寥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  
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也  
銑曰由余

戎王臣也使秦怪穆公宮室壯大也憚難也而穆公難之以修德也日碑效忠飛聲有漢

善曰漢書曰金日碑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為侍中駙馬都尉莽何羅矯制發兵明旦上卧未起從外

入日碑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何羅腹白刃從東廂上日碑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禽縛之繇是著忠孝節

思立賦曰盍遠迹以飛聲翰曰效呈飛忠孝之聲於漢此喻匹碑也桓桓撫軍古賢作

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

其十一善曰劉琨勸進表曰撫軍幽州刺史臣匹碑尚書曰

勗哉夫子尚桓桓漢書曰陳遵張竦為後進冠爾雅曰牧臨也尚書曰有夏昏虐民墜塗炭濟曰桓桓武貌

撫軍謂匹碑為撫軍將軍幽州牧冠謂在衆賢上也塗泥也炭火也百姓遭亂如陷墜於泥火之中而匹碑能

濟彼塗炭也塗炭既濟寇挫民阜善曰周禮曰以阜人民鄭

也 謬其疲隸授之朝右

善曰朝右謂別駕也張璠漢記曰王堂為汝南太守教掾史曰

其憲章朝右委功曹陳蕃也

向曰謬誤也右上也疲隸惡賤謔自此也言誤以我為別駕同授任在衆人之

上 懼任大下欣施厚實祇高明敢忘所守

其十二善曰漢武

帝制曰任大而守重管子曰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也毛詩曰高朗令終鄭玄曰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

也漢書谷永曰有守者循其職也銑曰祇敬也高明謂匹碑也言實敬之不敢忘其職守

相彼反

哺尚在翔禽就是人斯而忍斯心

善曰毛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爾雅曰

純黑而反哺者謂之鳥也斯心謂謔父母見害之心也晉語國人誦共世子曰是人斯而有是冕也翰曰相

視也視鳥鳥猶能反哺誰是人而能忍此父母之讎而無心者

每憑山海庶覲高深 善曰

山海以喻現也李斯上書曰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翰曰憑依覲見也高

深謂現也言每依遐眺存亡緬成飛沈其十三善曰山海庶得相見也

緬猶邈也濟曰眺視也緬遠也言長徽已纓逝將徙視存亡之理遠然成其飛沈眺望也

舉去收迹西踐銜哀東顧善曰長徽已纓謂被匹碑所辟類乎徽纓之繫於己也周

易曰繫用徽纒說文曰纒繞也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良曰徽索也逝往也言往將移舉收彼西踐之跡

銜悲哀在易云途遼曾不咫尺步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其東而顧也

四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八寸曰咫毛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然貞女以露多而不往喻已懼威而不行

向曰曷何遼遠也言何云途路之遠我心謂咫尺步之間也豈不能早夜而行恐彼多露濡已畏匹碑疑其二

心 縣 縣女蘿施于松標

謂必遙切

善曰女蘿自喻松標也

松栢廣雅曰標末也

銑曰縣縣長貌女蘿喻已弱而附於匹碑也

稟澤洪幹晞

陽豐條根淺難固莖弱易彫操彼纖質承此衝颺

其十五

善曰說文曰幹本也楚辭曰夕晞余身乎九陽毛萇詩傳曰晞乾也颺喻亂也鹽鐵論曰衝風飄由沙石凝積

機 翰曰稟受也豐茂操執也纖質謂微能也衝颺謂要之事也言持已微能恐不堪衝機要之事也

纖

質寔微衝颺斯值誰謂言精致在賞意

善曰莊子曰可以言論者物之

粗者也 可以意致者物之精者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濟曰寔是值逢致至賞識也言誰謂我精麤

至在識 意也

不見得魚亦忘厥餌

善曰餌猶筌也莊子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

筌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遺其形骸寄之深識

其

六善曰莊子曰申徒兀者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有九年矣而未曾知吾兀者也今與我遊於形骸之內

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王命論曰淵然深識向曰言我遺喪形骸投之遠識深識謂現之意也

先民

五臣作人

頤意濟山隱几

善曰毛詩曰先民有作爾雅曰頤養也莊子曰南郭子綦

隱几而坐嗒焉似喪其偶也也頤養也潛山巢許之徒也隱几謂南郭子綦也

良曰先人謂古人

仰熙

丹崖俯澡綠水無求於和自附衆美

善曰說文曰熙燥也謂暴躁也莊子

曰古之治道者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又曰無不亡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良曰熙慘也澡浴也言如此之人不和於人而人自和不附於美而美自附

慷慨遐蹤有愧高音

其十七 善曰言心慷慨慕古賢之遠蹤而事與願違故有愧高旨 良曰慷慨歎也歎此遐遠之蹤不能追

之也故有慙高 爰造異論肝膽楚越惟同大觀萬塗 善人之意旨意也

殊一轍 善曰謂琨被謗也臧榮緒晉書曰衆人謂琨詩懷帝王大志莊子仲尼謂常季曰自其異者視

之肝膽楚越也高誘淮南子注曰肝膽喻近也楚越喻遠也同大觀謂琨也鷗冠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符文

子曰聖人由近知遠以萬異為一同也淮南子曰萬殊為一也 良曰異論謂有譏琨於匹碑楚越兩國名喻

遠也言平生親近之心遂為阻遠 死生既齊榮辱奚別琨常懷大觀之理萬端為一轍也

善曰列子楊朱曰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齊王仲宣七釋曰均同死生混齊榮辱也 良曰以大觀之道

則榮辱死生 處其玄根廓焉靡結 其十八 善曰廣雅齊而無別

曰玄道也張衡玄圖



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與為先廣雅曰廓空也靡結謂體道虛通心無怨結也 翰曰玄根

無形類自然之根廓空也福為禍始禍作福階善曰言無常也

韓詩曰利為用本福為禍先越記曰禍為福先福為禍堂濟曰禍福相生遞為階始 天地盈虛

寒暑周迴善曰言物極必反也周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又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良曰

萬物滋繁為盈枯槁為虛寒盡則暑來終而復始故言周迴也夫差不祀釁在勝齊句

踐作伯祚自會稽其十九善曰以喻聰也史記曰吳王夫差不伐齊敗於艾陵越王句踐

敗吳王自頸越滅吳以喻現也又曰句踐已平吳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九命為伯 向曰吳王夫差敗齊於

艾陵而驕為句踐所滅故曰不祀釁兆也亡國之兆在於破齊句踐先為夫差所敗棲于會稽而今之滅吳也

是棲會稽謂滅吳之福也祚  
福也言琨亦當興復晉室也邈矣達度唯道是杖形有

未泰神無不暢如川之流如淵之量

善曰達度亦謂琨也何晏論語注曰

泰自縱泰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毛詩曰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國語齊大夫子高適魯見孔子曰而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海淵之為大也銑曰邈遠也遠矣美琨也杖據也言據道而行形體雖為人所屈神智則無不通矣川流謂不閼也上弘棟隆下塞民望其二十善曰淵量喻其深也

上弘棟隆下塞民望

周易曰棟隆之

吉不撓乎下也鄭玄禮記注曰塞滿也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翰曰琨能興復晉

室上大夫國家梁棟下滿萬人之望也

贈崔溫

五言 善曰集曰與溫太真崔道儒何法盛晉錄曰溫嶠字太真又曰崔悅字道儒

# 盧子諒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游豫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

善曰

毛詩曰俟我於城隅孟子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曹植蟬賦曰始遊豫乎芳林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

曹子建白馬篇曰揚聲沙漠垂良曰隅城角也眺遠視也沙漠流沙也垂邊也舊京洛陽也洛陽被燒破故

云舊京平陸引長流岡巒挺茂樹中原厲迅飈山阿起雲

霧善曰厲疾貌也向曰陸平地岡巒山也游子恒悲

懷舉目增永慕良儔不獲偕舒情將焉訴

善曰漢書高祖曰游子悲

故鄉李陵書曰舉目言笑誰與為懽曹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永慕楚辭曰向長風而舒情銑曰謏旅宦幽州

故云游子偕俱也恨不得與嶠悅等俱游也

遠念賢士風遂存往古務朔鄙

多俠氣豈唯地所固

善曰楚辭曰伊思兮往古爾雅曰朔北方也鄭玄周禮注曰都之所

居曰鄙漢書曰趙地北通燕涿高氣勢也翰曰賢士風謂古之良將之風也務取也鄙邊也言朔邊非但有

游俠之氣亦地之堅固

李牧鎮邊城荒夷懷南懼

善曰史記曰李牧者趙之北邊

良將也常代居雁門備匈奴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說文曰懷念思也濟曰荒夷

匈奴

趙奢正疆場

亦

秦人折北慮

善曰史記曰趙奢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

今趙奢將救之大敗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左氏傳曰疆場之患一彼一此濟曰趙奢亦趙

將疆場趙之邊界奢守趙界秦軍自摧無侵北之慮也

羈旅及寬政委質與時遇

善曰左氏傳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君之惠也又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良曰諶自云寄客於匹碑蒙寬容之政得委身事之是與時遇也恨以驚蹇姿徒煩非

善作子御善曰王命論曰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史記曰大雖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

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大蕃息非與飛古字通向曰非子蒙造父之後善御者

諶自言我鈍駑之姿徒勞善御者御之御者以喻其匹碑也亦既弛負擔忝位宰黔

庶苟云免罪戾何暇收民譽善曰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又曰

晉悼公即位公宮之長皆民譽也銑曰弛廢也黔庶人也譽聲美也言廢負擔之役忝職理人且免罪至身

而已何有容暇以收人之美聲也

倪寬以殿黜終乃最衆賦

善曰漢書曰倪寬遷

左內史時裁闕狹與民相假貸以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

負輸租繼屬不絕課更以何武不赫赫遺愛常在去善

最上濟注濟曰何武字君公為楚內史仁厚居官無赫赫之名去後常有遺愛為人思之赫赫盛貌古人

非所希短弱自有素何以敷斯辭惟以二子故

善曰鄭玄禮記

注曰素猶故也良曰古人謂倪寬何武希望也短弱

謹自謂也有素謂素有仁厚之性敷布也二子崔溫也

以知我情故有此辭

答魏子悌

五言 向曰魏子悌亦為劉琨從事與譙同官

盧子諒

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

善曰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

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埤蒼曰腋在肘後銑曰崇高幹枝也為高臺非一木之枝而

就狐腋之能成喻為國亦資眾賢之力多士成大業羣賢

濟弘績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高祖征伐定天下縉紳之徒騁其智辯並成大業翰曰成大業者資眾

賢以成大功也遇蒙時來會聊齊朝彥跡

善曰言富貴榮寵時之暫來也漢書蒯通

曰時乎時不再來謂悌也言我蒙遇其時得與悌齊跡事琨也

顧此腹背

羽愧彼排虛翮

善曰韓詩外傳曰晉平公遊於河而嘆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孟胥跪

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毛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各千人亦有

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毛耶

寄身蔭

四岳託好憑三益

善曰書帝曰咨四岳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濟

曰四岳諸侯謂劉琨也三益友謂

傾蓋雖終朝大分邁

壽昔

善曰鄒陽上書曰白頭如新傾蓋若故左氏傳曰楚子文訓兵終朝而畢李固與賓卿書曰開廓大

分綢繆恩信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良曰昔孔子遇程子於途雖傾蓋而語終朝至於大論分義

我與悌過於昔人

在危每同險處安不異易

協韻以

俱步晉昌

赤切



艱共更飛狐厄

善曰易夷易也王隱晉書曰惠帝以敦煌土界闊遠分立晉郡又曰晉昌護匈

奴中郎將別領戶然時段匹碑為此職謀在碑所難斥言之故曰晉昌也晉中興書曰石勒攻樂平劉琨自伐

飛狐口奔安次也

向曰晉昌郡名為石勒所攻飛狐塞名嘗為賊所得劉琨與謀梯往伐之為賊所敗奔安

次故云同險易厄難也

恩由契闊生義隨周旋積

善曰毛詩曰死生契闊左氏傳

晉公子重耳謂楚子曰晉楚治兵以與君周旋曰契闊厄難也周旋相追逐言恩義之道自此深厚

豈

謂鄉曲譽謬充本州役

善曰燕丹子曰士無鄉曲之譽則不可以論行匹碑辟謬為幽

州別駕故曰本州之役論衡曰王充以章和二年罷州役翰曰言我不因鄉曲之美譽而謬充此幽州別駕

也謬涿郡人涿郡屬幽州故云本州役也

乖離令我感悲欣使情惕理以精

神通匪曰形骸隔

善曰毛萇詩傳曰惕惕猶切切也楚辭曰衆人莫可與論道非精神之不

通莊子曰申徒兀者謂子產曰今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濟曰悲今別離欣

昔同聚令我情之驚懼也然理迹苟通不以形遠而為隔也

妙詩申篤好清義貫幽

蹟恨無隨侯珠以酬荆文璧

善曰小雅曰蹟深也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

得之而富失之而貧韓子曰楚人卞和得璞玉於荆山之中文王即位乃使理其璞得寶焉命曰和氏之璧傳之豫章行曰琅玕溢金匱文璧世所無良曰篤厚悌之贈詩申其厚好義貫幽蹟言我恨無美材如隨侯珠以酬悌之妙詩如荆文之璧也

荅靈運

五言

謝宣遠

向曰靈運先寄愁霖詩於瞻故有此答

夕霽風氣涼閒房有餘清開軒滅華燭月露皓

五臣作浩已

盈

善曰何敬祖雜詩曰閒房來清氣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翬清有餘也軒牕也蜀都賦曰高軒以臨山泰嘉

贈婦詩曰飄飄惟帳熒熒華燭

銑曰霽晴也軒獨夜

無物役寢者亦云寧

善曰孫卿子曰是謂以己為物役也銑曰無物役謂無事役已也

寧安

忽獲愁霖唱懷勞奏所誠

善作咸善曰靈運愁霖詩序云示從兄宣遠

翰曰愁霖謂靈運所寄也懷勞謂思劬勞書其懇誠也歎彼行旅艱深茲眷言情

善曰魏文柳賦曰行旅仰而迴眷毛詩曰眷言顧之濟曰靈運既歎行旅復深眷戀於瞻伊余雖

寡慰殷憂斯為輕牽率酬嘉藻長揖愧吾生

善曰長門賦曰伊余

懷之慢愚今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左氏傳智伯曰牽率老夫以至于于此文賦曰嘉藻麗之彬彬漢書曰酈食其長揖不拜陸機贈潘岳詩曰僉曰吾生明德惟允良曰慰安也言我情雖少安為得靈運詩殷憂之情暫為輕也生有德之稱也言雖牽率酬其所贈然揖靈運之德而自愧也

於安城荅靈運

五言善曰謝靈運贈宣遠序曰從兄宣遠義熙十一年正月作守

安城其年夏贈以此詩到其年冬有荅向曰瞻為安城守靈運見贈故有此荅

謝宣遠

條繁林彌蔚波清源逾

善作

濬華宗誕吾秀之子紹前

脣善曰阮德猷荅袁道彦詩曰體直響正源深流清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有應斯舉者毛萇詩傳

曰誕大也大矣后稷十月而生也廣雅曰秀美也毛詩

曰之子于征尚書曰俾克紹前烈孔安國尚書傳曰脣

嗣也銑曰蔚盛濬深誕生紹繼脣緒也之子謂靈網

運也言子孫之賢益宗族深盛也謂靈運能繼其緒縲結風微烟煨吐芳訊鴻漸隨事變靈臺善作臺與年峻

其一善曰毛詩曰縲縲束薪周易曰天地烟煨萬物

化醇演連珠曰肆義芳訊鄭玄禮記注曰訊問也鴻漸

以喻仕進雲臺以喻爵位也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

以為儀李顥阮彦倫誄曰累土積功以為雲臺淮南子

曰雲臺之高隨者折脊碎脰高誘曰臺高際於雲故曰

雲臺也翰曰縲縲綿也微善也謂風雅相善也烟

煨和氣也芳訊芳言也謂贈詩也漸進也隨事變祿

秩進變也靈臺喻德也言靈運之德年益高峻也華

萼相光飾嚶鳴

善作嚶

悅同嚶

善曰毛詩曰棠棣之華

萼不韡韡鄭玄曰興者

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

嚶嚶鄭玄曰其鳴之志似於求友也濟曰華萼喻兄

弟也嚶鳴兩鳥之聲也言我與爾文章相和亦

猶鳥之嚶鳴而悅其同聲響也光明也華飾也

親親子

敦余賢賢吾爾賞

善曰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又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論語曰

賢賢易色

良曰子以親而厚

比景後鮮輝方年一日

我賞識也我識爾之賢才也

長

善曰言比景後爾鮮輝方年長爾一日也說文曰景光也論語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

一日長乎爾向曰比光景與汝則

在後鮮明方年我則一日長於汝也

好河廣

其二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枝葉早萎痛絕落潘安仁河陽詩曰峻巖敷榮條文賦曰豁若涸

流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銑曰姜葉涸流自喻也榮條河廣喻靈運之德茂深也五臣業謝

成操復禮愧貧樂

善曰司馬彪莊子注曰殉營也論語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子

曰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翰曰言營事業無幸會果

代耕符守江南

五臣作

曲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

農夫祿足以代其耕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使符也

濟曰幸會得此祿剖符守於安城安城臨江故云江曲也

履運傷荏苒遵塗歎緬邈

善曰莊子曰陰陽四時運

詩云日與月與荏苒代謝陸機贈馮文熊詩曰遵塗遠

長遠也言所履之運流布懷存所欽我勞一何篤

易遵常之道長遠也其三

曰嵇康秀才詩曰思我所欽我勞如何徐幹答劉楨詩  
曰我思一何篤其愁兼三春向曰布懷抱所敬於靈

運也言我相思為肇允雖同規翻飛各異概善曰毛詩  
勞實於爾厚也

桃蟲翻飛惟鳥異概謂異量也凡概以平量故言概而  
顯量焉楚辭曰一概而相量也銑曰肇始允信槩節

也言我初始信與爾同規迢遞封畿外窈窕承明內善  
募及騰舉之節各異也

宣遠為安城守故云封畿外靈運為秘書監故云承明  
內也毛詩曰京畿千里承明假京洛而言之也翰曰

承明殿名迢遞尋塗塗既睽即理理已五臣對善曰外  
遠貌窈窕深也

是塗睽也賢愚異任是理對也濟曰絲路有恒悲矧  
賢者處內不賢者居外亦理之相對也

迢在吾愛其四善曰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  
為可以黃可以黑楊子見達路而哭之為可



以南可以北又絲或為蹊也良曰楊朱墨翟感於素絲岐路尚猶有悲況在我愛而乖別也

跬行

安步武鍛

殺

翮周數仞

善曰漢書公孫懼曰吳失與而無助跬行獨進如淳曰跬以一

足行鄭玄禮記注曰武迹也淮南子曰飛鳥鍛羽許慎曰鍛殘羽也莊子曰有鳥焉其名為鵬搏扶搖羊角而此亦飛之至也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向曰跬舉足也言我舉足而行安於一迹之內鍛翮而起不過數仞之上言志之小也

豈不識高遠違

方往有客歲寒霜雪嚴過半路愈峻

五臣作逾峻

善

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儀郭象莊子注曰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周易曰君子舍之往吝窮也言位高而愈懼也莊子孔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戰國策曰或謂秦王曰日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

曰言我豈不知高遠之美材德不及違常而往恐有悔吝歲寒喻老也半路謂五十已上也逾益峻難也年老至是其情量已畏友朋勇退不敢進善曰庾元規讓中益難也

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宴子春秋曰上士難進而易退也銑曰量其已材薄劣畏其友

朋故難進而勇於退也行矣勵令猷寫誠酬來訊其五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

勵勉也補亡詩曰賓寫爾誠曹植與吳重書曰得所來訊文采委曲向曰言勉汝善道寫我誠心以酬其來

問也言此以相誠酬對也

# 西陵遇風獻康樂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襲封康樂侯鄭玄禮記注曰獻

猶進也又曰古者致物於人尊之曰獻

謝惠連

濟曰惠連是靈運弟尊之故云獻也西陵蓋所居之西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無歇成

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裝飾也楚辭曰吉日兮辰良蜀都賦曰

漾輕舟楚辭曰陶嘉月兮總駕寒玉英兮自修爾雅曰

陶喜也

翰曰指擬趣向也成裝謂裝束成就也候待

也良辰安靜無風時也漾舟泛舟也陶樂也嘉月謂其春月也

瞻塗意少悰還顧情多

闕

其一樂也

善曰韋昭漢書注曰悰良曰闕謂闕常情也

哲兄感仝

匹婢

別相送

越垌林

善曰兄謂靈運也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毛詩曰有女仝離慨其

嘆矣毛萇曰仝別也

匹視切爾雅曰野外

曰林林外曰垌

銑曰越度也同善注

飲餞野亭館

分袂澄湖陰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迴塘隱艫棧曳

遠望絕形音

其二 善曰毛詩曰飲餞于禰范曄後漢書曰郭伋遂止野亭韓詩曰眷眷懷顧孔

安國尚書傳曰浮行也南都賦曰分背迴塘說文曰艫船頭也韋昭漢書注曰棧楫也濟曰袂袖也湖水曲

也水南曰陰留子謂靈運往也浮客惠連自謂也悽悽眷眷悲戀貌迴塘曲岸也艫舟也棧楫也言舟隱曲岸

望聽不見其形音也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遙悲遙但自弭路長

當語

五臣作問誰善曰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楚辭曰汎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杜預左氏傳

注曰弭息也古詩曰愁思當語誰濟曰靡靡行貌戚戚憂傷也既就長路憂傷而抱遠悲弭止也言悲久但

自止無人可語之也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善曰陸機赴洛詩曰行行遂已遠韓

詩外傳曰孔子之去魯遲遲乎其行也  
曰行道雖遠想戀之情遲遲然不能絕也

翰

昨發浦陽

汭今宿浙

折

江湄

其三

善曰酈善長水經注曰浦陽江水源烏傷縣而經上虞縣孔安

國尚書傳曰水北曰汭晉灼漢書注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郭璞山海經注曰今錢塘有浙江良曰浦陽浙江皆江名也汭外之交入也湄水岸也

屯雲蔽曾嶺驚風涌飛流零雨

潤墳澤落雪灑林丘

善曰毛詩曰零雨其濛銑曰蔽障也曾嶺高山也飛流謂浪起也

落雪言二月半時尚有餘雪灑謂散灑於林木之上也

浮氛晦崖巘積素惑

五臣作或

原

疇曲汜薄停旅

五臣作依

通川絕行舟

其四

善曰爾雅曰重巘隙也王逸楚辭

注曰泊止也泊與薄古字通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隊隱也魏文柳賦曰行旅仰而迴眷上林賦曰通

川過於中庭魏文帝善哉行曰洋洋川流中有行舟向  
曰巖山之險積素謂雪也惑亂也積雪之色亂於原野  
曲汜窮清也謂舟皆停  
止通流之處絕而不行臨津不得濟佇楫阻風波蕭條

洲渚際氣色少諧和西瞻

五臣作矚

興游歎東睇起悽

五臣作淒

歌

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臨津不濟還轅息鄒爾雅曰佇久也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

翰曰津濟度處佇久立也蕭條空寂貌也氣色少諧和謂風雲錯逆也西矚思與兄游故起歎息睇視也淒

歌即此

積憤成疾痗

晦

無萱將如何

其五善曰韓詩曰焉得萱草言樹

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薛君曰萱草忘憂也萱與諠通良曰言累積憤怨成其疾病也萱草可以亡憂也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嘉三年徐羨之等

誅徵顏延之為中書侍郎范中書蓋謂范泰也

謝靈運

銑曰顏延之范泰俱為中書侍郎舊園即會稽始寧之園也宋太祖遣范泰與

靈運書敦獎令仕故有此行也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

善曰

漢書張良曰今以三寸舌為帝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學道輕舉又曰琅邪邴漢亦有清行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東山謂會稽始寧也擅道鸞晉陽秋曰謝安有反東山之意每形之於言向曰言我辭滿不謂多祿謝病不待老年偶然與二賢合意輒自免官歸聖靈昔迴眷微尚不及宣何意衝飈激烈火會稽山也

縱炎煙焚王發峴峯餘燎遂見遷

善曰聖靈謂高祖也陸機弔魏文帝柳賦

曰行旅仰而迴眷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為永嘉

太守鹽鐵論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尚書曰火炎崑崙五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濟曰聖靈謂宋太祖

也迴眷謂眷顧於己也微小也謂己小為高尚之志不及宣用也衝颺謂徐羨之等為亂殺廬陵王并及賢良

故云焚王發崑崙峰也靈運時為廬陵王司馬初被遷永嘉守故云餘燎遂見遷也投沙理既迫

如叩願亦愆

善曰漢書曰賈誼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又曰卓文君謂

司馬長卿曰第如臨叩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叩第但也翰曰言我被遷

既逼迫歸願亦失也愆失也

長與歡愛別永絕平生緣浮舟千仞壑



總轡萬尋巔

善曰緣因緣也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春秋繁露曰水赴千仞之壑而不旋似勇

者家語

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總轡琴賦曰青壁萬尋銑曰親愛緣為從頭斷絕也千仞壑謂江也萬尋巔

謂山也言

所歷危險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為艱

善曰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

十仞流沫三千里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使弟子並水而承之數百步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

問焉曰

蹈水有道乎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楚辭曰馬銑曰石林之險山名也以此比所經涉之處

此未足為艱難也

閩

中安可處日夜念歸旋

善曰漢書曰故越王無諸世奉

越祀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韋昭曰東越之別名也向曰閩中東越之名言彼邊不可安處而日夜思歸

事蹟

陟利

兩如直心愜三避賢

善曰言史魚有道無道行俱如矢而已有道則見召

無道則左遷故云事蹟兩如矢直而已雖遷終無悔吝  
心愜三避之賢韋昭漢書注曰蹟頓也謂顛仆也說文  
曰蹟跌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  
矢史記曰孫叔敖相楚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罪也  
三避三黜也濟曰兩直謂邦無道如矢邦有道如矢  
三避賢謂太祖三徵不就也言我遭困頓亦猶抱二直  
所以避三託身青雲上栖巖挹飛泉

善曰陸機詩曰託身承華側嵇康絕

交書曰許由之巖棲翰曰託寄也青雲  
上言所居高也挹酌也飛泉石上泉也

盛明盪氛昏

貞休康屯遭殊方感成貸微物豫采甄

善曰盛明貞休謂太祖也言以

盛明之德而盪氛昏之徒又以正美之道以康屯遭之  
俗也解嘲曰遭盛明之世周易曰乾元亨利貞又曰休  
否大人吉鄭玄曰休美也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也周  
易曰屯如遭如沈約宋書曰太祖登祚徐羨之等誅徵

靈運為秘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文子曰殊方偏國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說文曰貸施也魏明帝豫章行曰於斯誠微物能不懷傷悴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良曰盪氛昏謂平徐美之也貞正也言用正美之道以安屯難也殊異之方皆成恩施故我微細之物豫及采錄也甄錄也

感深操不固質弱易板

百蠻纏

善曰謂應徵也感深感荷情深也楚辭曰悲靈修之

浩蕩何執操之不固應璩與陸中夏書曰體正者則檢於人質弱者則陋於衆版纏猶牽引也銑曰言我感

慮之深然執操不能堅固體質

曾是反昔園語往實款

然曩基即先築故池不更穿

善曰毛詩曰曾是在位廣雅曰款愛也爾雅曰曩久

也謂久舊也仲長子曰築基起功莊子曰相造於水者穿池而養給也向曰曾則也則是還其故園語往謂

昔有此語款然謂款其所欲曩昔也言昔隱居之處不如其穿築

果木有舊行壤石無

遠延

善曰劉歆甘泉賦曰桂木雜而成行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濟曰所取土石

不勞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閒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

牽

善曰毛詩曰且以永日鄭玄曰永別也莊子南榮趺曰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

乎能勿失乎能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也司馬彪曰衛生謂衛護其生全性命也息陰即息影也牽

謂俗務也

翰曰言此故園雖非休憩之地聊取永日閒暇而攝衛自有其常也亦猶畏影之人背之而走不

知就陰而止影也所

夫子照情素探懷授往篇

善曰史記蔡澤

牽謂俗務所牽也

謂應侯曰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披心腹示情素素猶實也王仲宣詩曰探懷授所歡願醉不顧身良曰夫子

謂顏范也言二人明我情之本  
故探己懷抱寫誠授所往之篇

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可善本無見羊

何共和之

五言善曰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桂林頂遠則嵎尖疆中沈約宋書

曰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文章常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銑曰臨海郡名嶠山頂也疆中地名羊羊璿何何長瑜此詩與惠連令見羊何二人可共和之也

謝靈運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

善曰楚辭曰覲杪秋之遙夜

與子別山阿

含酸赴修畛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

善曰說文曰畛井田間陌毛萇

詩傳曰判分也毛詩曰彷徨不忍去

向曰修長也

顧

望脰

豆

未悵

於

汀曲舟已隱

善曰

何休公羊傳注曰脰頸也陸彥聲詩曰相思心

既勞相望脰亦悵說文曰痛疲也痛與悵通文字集略曰汀水際平也

濟曰脰頸也悵正也汀水岸也言相

望之頸未正而舟已隱於曲岸也

隱汀絕望舟驚棹逐驚流欲抑一生

歡并奔千里游

善曰海賦曰驚浪雷奔言遠別已為抑歡千里逾加離思列子公孫朝曰欲盡

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古詩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翰曰驚疾也抑止也并共也言欲止一生之歡共

汝奔千里游也日落當樓薄繫纜臨江樓

善曰纜維舟索也吳志曰更增舸纜謝靈

運遊名山志曰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里餘左望湖中  
右傍長江也良曰纜船索也日暮樓薄纜船於江樓

上之豈惟夕情斂憶爾共淹留善曰楚辭曰攀桂枝兮聊  
淹留銑曰言夕色雖斂

憶汝之情轉增淹留也淹留昔時歡復增今日歎茲情已分慮况

乃協悲端善曰潘岳哀永逝曰憶舊歡兮增新悲悲端  
謂秋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也向曰追

念昔歡更增悲歎以秋泉鳴北澗哀援響南巒戚戚新  
分思慮况合秋序乎

別心悽悽久念攢善曰爾雅曰巒山墮郭璞曰山形長  
狹者荊州謂之巒蒼頡篇曰攢聚也

其憂傷久念皆攢聚於心也使攢念攻別心旦發青谿陰  
銑曰猿鳴泉響感動人使

暝投剡冉中宿明登天姥莫岑善曰楚辭曰夕投宿於  
石城漢書曰會稽有剡

縣吳錄地理志曰剡縣有天姥峯濟曰聚念能攻激  
別離之心也青谿谿名水南曰陰暝暗也剡中縣名有

天姥山皆行歷處也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善曰孟子曰太山  
之高參天入雲羊

祜請伐吳表曰高山尋雲霓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感此  
還期淹翰曰入雲霓言高也那可尋謂迷舊路也

儻遇浮丘公長絕子微音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  
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

毛詩曰太似嗣微音良曰浮丘公古仙人  
微美也言我儻遇此仙公長絕子美音信

酬從弟惠連五言銑曰酬報也報  
前西陵遇風獻詩也

### 謝靈運

寢瘵謝人徒滅迹入雲峰

善曰爾雅曰瘵病也太玄經  
曰孝子行則滅迹立則隱形



向曰徒衆也言我卧病謝時人之衆滅迹入於雲峰也峰山也

巖壑寓耳目歡愛隔

音容永絕賞心望長懷莫與同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

胷

其一善曰潘安仁詩曰歲寒無與同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應亨古詩曰濟濟令弟史記蔡澤曰

披腹心濟曰巖壑山水也歡愛謂惠連也寄情山水與爾隔音容也翰曰言無敢望有識我心者長懷代人無有堪與同事末衰也衰老始得逢令弟開解我心胷也令弟謂惠連心胸既云披意得

咸在斯凌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夕慮曉月流朝忌曛

日馳

善曰莊子善養曰余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也說文曰帙書衣也王逸楚辭注曰曛黃昏時

也良曰散帙謂開書帙也相問古今所知之事欣然相樂朝夕不疲畏日月之流馳忌畏也曛日晚也悟

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

其二

善曰言事無常故聚而必散成其分離也莊子曰禍福

相生聚散以成厭息也然人理有聚散遂成分離也

銑曰以言悟相對無

分離別西川迴

景歸東山別時悲已甚別後情更延傾想遲

去

嘉音果

枉濟江篇

善曰爾雅曰延長也遲猶思也果猶遂也向曰西川即惠連別處也東山靈運所居也

言迴別之光景歸於東山也遲待也傾心待爾音信果然與我詩也濟江篇則惠連與靈運詩也

辛勤

風波事款曲洲渚言

其三

善曰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秦嘉贈婦詩

曰思面叙款曲

洲渚既淹時風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存空

谷期猶復惠來章祇足攬余思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

時

其四 善曰廣雅曰務遠也華京猶京華也郭璞遊仙詩曰京華游俠客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毛

詩

曰胡逝我梁祇攪我心陶喜也楚辭曰陶嘉月兮總駕舉玉英兮自修濟曰務趣也言觀詩之趣但合遊

宦之路不存意山谷也忠我之詩祇足亂我之志果歸言惠連別時有歸言也此言如果當共暢樂暮春之時

也暮春雖未交仲春善遊遨

善曰未交謂暮春氣節與仲春未交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南交言

山桃發紅萼野蕨漸紫苞

善曰爾雅曰橈山桃也毛詩曰

夏與春交也

言采其蕨毛詩義疏曰蕨山菜也初生紫苞尚書曰草木漸苞孔安國曰漸進長苞叢生也

翰曰紫色也草

嚶鳴

善本作

已悅豫幽居猶鬱陶

善曰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禮記曰

幽居而不淫論衡曰幽居而靜處恬淡自守尚書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孔安國曰鬱陶哀思也良曰

此時山鳥鳴悅我幽居  
懷汝之情猶哀思也

夢寐佇歸舟釋我吝與勞

其五  
善

曰范曄後漢書曰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數日之間不見  
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毛詩曰豈不爾思勞心忉  
忉向曰佇待也夢寐待  
之還解我吝恨與憂勞也

文選卷二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魏世壽